

珍缙格格
作者：方敏

出版日期：2000-11
贵为十六阿哥、位高权重的胤礼，
面对最心爱的女子，却无法明媒正娶，
只因他两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每次见到珍缙对其他男人露出娇俏可人的笑容，
一股滔天怒气就无法抑制地狂飙，
想要独占她的强烈占有欲，
让他再也克制不住道德的禁忌……
珍缙从小就对胤礼倾心不已，
却碍于“亲兄妹”的身份，她不敢爱他，
可在知道了他和自己的“真实关系”后，
珍缙心中的爱慕就再也抑制不住了
但就在她把自己给了他之后，他却出师远征，
怀有身孕的她只能无奈的被迫下嫁别的男人，
原以为凯旋归来的他会体谅她的一番苦心，
谁知换来的竟是他令人心寒的对待……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后页

第01节

紫禁城

清宫御苑，白石围栏，朱漆柱守，百花争妍。貽兰亭前一片吵杂喧闹的声音，几个女孩儿蹲在地上，拼命叫阵：“加油啊！快点打败它！”

“用力、使劲……”其中一名穿着桃色旗装的少女，激动地着胳膊，旗头上的花髻排须，也因她的动作，晃个不停。

原来她们在斗蚰蚰儿，两只瘦小的蟋蟀势均力敌，不分胜负。她们激烈地叫着，兴致高昂。

十六阿哥胤礼贝勒颀向亭子，蹲在地上的几名宫女，连忙起身行礼。

“奴才参见十六阿哥。”

“起咯。”胤礼贝勒依然英飒逼人，眉宇间总有藏不住的睿智，他剪手于背，略带责备的语气道：“珍缙，你已经十七岁了，不要再玩这种娃儿的游戏。”

珍缙格格丝毫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起劲地吆喝：

“你们快点再下注，这回我的爱蚰儿一定赢！”

宫女们却个个“卷款而逃”，没人敢再下赌注。

“喂！你们回来呀！”珍缡呼喊着，嫣红的脸蛋流露着娇纵，稚气未脱。

她是康熙皇帝第十七个女儿，和胤礼贝勒年龄一样，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年严妃和穆妃同时生产，盛况空前，忙坏了宫里的奴才。

不过严妃只是一名小宫女，她福薄命短，十六阿哥十岁那年，香消玉殒。

穆妃娘娘则不同，她是舒穆禄氏出身的格格，拥有高贵的皇族血统，虽然生下的是名格格，但是尊贵依然不减，皇上至今仍敬爱她。

珍缡格格遗传了母亲的美貌，明眸善睐，修眉连娟，姿颜殊丽，但自小淘气好动，连气质优雅的穆妃娘娘都管不住她。

前些日子，穆妃痛心疾首，勒令将她送到穆亲王府，向她的表姐凝玉格格，学习女红、琴艺，但是珍缡格格待了半年，却是风波不断，把穆亲王府闹得鸡飞狗跳，亲王福晋厚颜请求穆妃娘娘，将格格带回宫中，穆妃有感颜面无光，不再对十七格格有所冀望。

珍缡格格百般无聊地将蝓蝓儿收回木盒，一边嘀咕：“胤礼，都是你害的啦！大家都跑掉了。”

她自幼即不喊他十六阿哥，老是没大没小地直呼他的名讳。珍缡实际上比他晚一个时辰出生。

胤礼贝勒老气横秋地纠正她。“珍缡，以后不准你玩这玩意儿，把它丢掉！”

“不要！”珍缡紧张地把木盒往怀里，像呵护她的宝贝似的。

“你这样子，怎么为人妻、为人母呢？”

“我才不要嫁人。”她噘着菱角唇瓣。

胤礼贝勒故意恫吓她。“听说皇阿玛又要指婚了……”

“谁、谁？是你吗？哪家的格格、千金？”她慧黠的眼睛张得好大。

胤礼为之气结，真想敲昏她。他捏着她秀挺的鼻梁：“你那么希望我娶媳妇吗？”

“不想。”她毫不考虑，冲着他，咧开纯洁无邪的笑容。“如果你娶了新福晋，就少了一位阿哥疼我了。”胤礼笑着，心里却有一份黯然。他不想做她的阿哥。

“你这个鬼灵精，我看也没有哪个王公大臣敢向皇上提亲，你八成嫁不出去了。”

“谁说我没人要？”珍缡理直气壮地道：“我上回在穆亲王府，遇见了一位大学士，他就对我一见倾心！”

“他对你一见倾心？”胤礼扬高了声音，内心波涛汹涌。“那你觉得他如何？”

珍缡娇羞地背过身，绞着手帕儿，欲语还休。

“他……他还不错啦！只是……”

“只是什么？”胤礼着急地追问。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珍缡踩着大步，蹬上了亭子，瞳眸顾左右而言他，“那你呢？有喜欢的对象吗？”

他眯起眼，想卖个关子。“我先问你话，你要先说。”

珍缡一双清澈的眼睛，蒙上一层忧郁。她出其不意地说：“胤礼，如果我们不是兄妹，那该有多好？”

他震惊万分，珍缡大胆地说出他也想说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对他有了异样的情愫？

珍缡说出那句话时，心里后悔了。

他们是手足啊！她还在痴心妄想什么？怎么说这么寡廉鲜耻的话来。她双颊绯红。“不跟你说了！”然后一溜烟地跑掉。

胤礼杵在贻兰亭，一颗心已经被她搅乱了，并不确定是上苍捉弄他，还是前世今生萦绕。

因为他明白自己对珍缡不只是兄妹之情，然而他们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们又怎么可以在一起。

他压抑着自己呼之欲出的情感，深锁着内心秘密。

精力充沛的十七格格，一大早便起床，问道：“小路子，我的纸鸢你做好没有？”

“行了，格格。”小路子是一名太监，在十七格格的竹香斋当差。他把一只色彩鲜艳的蝴蝶纸鸢拿给珍缡。

珍缙爱不释手，立刻把纸鸢拉出去玩。

小路子和宫女翠屏连忙跟出去。

今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可是偏偏没有风。

珍缙格格拉了好半天，纸鸢依然飞不起来，她挫败地把手上的纸鸢往草地一扔。

“什么烂纸鸢！”她嘟着嘴，怏怏不乐。

小路子捡起纸鸢，重新整理。纸鸢的羽翼有些变形，怪不得飞不起来。

小路子拉起纸鸢拼命跑，希望它能飞起来，讨格格欢心。珍缙和宫女翠屏也跟着追逐。

纸鸢总算有了小小的进展，它飘了起来，但是只有到人头顶的高度。

“再飞高一点啊！”珍缙觉得不过瘾。

小路子搞得满身汗，始终不能让纸鸢再往上飞。

珍缙嚷骂着：“笨死了啦！如果胤礼在就好了……”

从小到大，斗蛐蛐儿、踢毽子、打陀螺、放纸鸢……胤礼什么都行。

说曹操，曹操就到。

十六阿哥胤礼眼观这一切，慢慢走过来，揶揄道：“行不行啊！你们这是在糟蹋纸鸢嘛！”

“胤礼！”珍缙雀跃地挽住他的手臂。“你来的正好，帮我放纸鸢。”

胤礼轻笑，接过小路子手上的纸鸢，轻轻扯动缠线，先测好风向，慢慢放长线，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中，纸鸢轻柔冉冉地飞向天际……

“万岁！”珍缙兴高采烈地呼喊，手足舞蹈。胤礼永远是她崇拜的英雄。“给我、给我玩。”她抢过缠线，别人种树她乘凉，玩得不亦乐乎。

“小心一点。”胤礼目光尽是宠爱。

他看着珍缙俏皮地旋转飞裙，一圈又一圈，裙角系着的小银铃，发出颤响，她的笑容甜得像蜜，艳丽活泼像彩蝶。

珍缙已经长大了，愈来愈美丽动人，也代表着她即将婚配。她是父皇最宠爱的格格，额驸人选千挑万选，一直悬宕未定。

胤礼私心地希望这一天不要来，他不求什么，只愿能天天看到珍缙。

他兀自失神，耳边又传来她的娇嚷：“纸鸢掉到屋檐上了，胤礼……”

这个麻烦精，才一转眼功夫，就有本事把纸鸢从天上弄下来……

胤礼抬起脚步走近，珍缙晃着他的手臂，撒娇道：“帮人家捡嘛！”

他抬首一望，纸鸢正好落在竹香斋邻院的潇湘阁，绿色的琉璃瓦上。

“潇湘阁”住的是一名父皇新宠的汉女娘娘，封为燕妃，听说她纤瘦婀娜，舞艺超群，有如古代赵飞燕。

胤礼没见过她，但是知道这位娘娘三个月前才进宫。

拗不过珍缙，胤礼跃上竹香斋的屋瓦，再踏步跨向潇湘阁。

珍缙和太监、宫女全倚在玉栏边，偏着头看他，担心他会出差错。

胤礼拾起纸鸢的同时，下面响起清脆的女声。

“是谁？好大的胆子，你是哪一宫的奴才，跑到潇湘阁来撒野？”

胤礼心一惊，怕冒犯了皇阿玛的宠妃，虽然他是个阿哥，但是燕妃是父皇的枕边人，难保不会乱嚼舌根。

基于礼节，他必须下去请安。

胤礼纵身一跳，这时燕妃才仔细看清，他竟是位昂藏五尺，俊朗英挺的男人，身上穿着皇族龙腾的黄服，卓尔不凡。燕妃猜臆他可能是位贝子，因此脸部的线条缓和下来。

她初来乍到，宫里的人识得不多，得拉拢一下关系。

“你……”她询问。

胤礼拱揖，谦恭道：“十六阿哥胤礼见过燕妃娘娘。”他心里诧异燕妃的年龄，太年轻了，恐怕和珍缙不相上下。

“原来是十六阿哥。”燕妃了解地颌首。想不到皇上有个这么出色的儿子，他和她年龄相仿，可是身份上辈分却不同。

燕妃感到有些悲哀，她该嫁给像十六阿哥这样年轻英俊的贝勒爷，然而她却服侍他皇阿玛，真是太可笑了。

珍缙格格忍不住跑了过来。“胤礼，我的纸鸢呢？”

“十七格格……”燕妃撞见过她，震慑她的纯真美丽，心里是有些嫉妒她的好命，珍缙一出生就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有地位崇高的皇阿玛，有出身高贵的额娘，从小锦衣玉食，荣华富

贵。

而她必须靠着自己的美貌、手腕，才能有一片小小的天空，她妃子的头衔，又不知能维持多久。

两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命运却截然不同。珍缙以后匹配的是年轻的王孙公子，而她的夫君却是一脚已踏进棺材的人了。

珍缙一心挂意她纸鸢，没在意燕妃不寻常的目光。

胤礼提醒她。“珍缙，燕妃娘娘人在这儿……”

“噢。”珍缙缓缓回首，丝帕往后用，蹲礼道：“燕妃娘娘吉祥。”

其实她们差不多年纪。要尊称她为“娘娘”好别扭喔！不明白父皇为什么要纳一名这么年轻的妃子。

“十七格格不用多礼。”燕妃微笑着，尽管她心里有多嫉妒珍缙！但是毕竟她是康熙的女儿，她不能得罪她。“格格和十六阿哥要不要进屋一叙？我那儿有从江南运来的荔枝、龙眼果。”

“你有荔枝可以吃，为什么我没有？皇阿玛真偏心！”珍缙格格孩子气地道。

胤礼哄着她。“我也没有啊！好了，走了啦！别打扰了燕妃娘娘……”

“不会的……”燕妃却只想留住胤礼，她对他的彬彬有礼，印象极好。

珍缙实在太幸福了，还有胤礼这样的阿哥宠着她。

“燕妃娘娘，我们告退了。”胤礼似乎不愿久留，他把珍缙拉走。

燕妃惆怅地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潇湘阁又恢复了冷清。华屋玉食，绫罗绸缎，已经弥补不了她空虚的心。

皇宫私塾里，几个顽皮的小阿哥，跑出跑进，窜上跳下，弄得桌歪凳斜，一个个大汗淋漓。师傅还没来，他们就已经吵翻天了。

其他的小格格倒是安安静静地在看书，珍缙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来，手背在后头，捉了只青蛙。

“珍姐姐！”小阿哥们一拥而上，非常拥护她！

珍缙现在已经不用读书了，可是她顶闷的，想来和这些皇弟玩。皇妹们反而不爱理她，因为十七格格的劣行，令她们感到蒙羞，师傅一提起她就头痛欲裂。

也许珍缙是投错了性别，她根本不像规规矩矩的皇格格。

“待会儿有好戏可看了。”珍缙不动声色地把青蛙闷在先生的墨匣子里，她已经可以想像夫子气得翘胡子、槌桌的怒容、蠢样。

须臾，师傅来了，他是一位极正经的大学士，教书时不苟言笑，常令学子昏昏欲睡，因为太无趣了。

珍缙忍住不笑，躲到窗棂下。

师傅讲课到一半，去揭开砚盖来，忽然跳出一只青蛙朝他扑来，蹿趾上夹带黑墨汁，在他脸上着下黑渍。师傅又惊又怒，大吼：“是谁弄的？”

底下一片哄堂大笑，连文雅的小格格们也掩袖轻轻咯笑。

窗棂下的珍缙得意忘形，笑得仆倒在地。

师傅见没人承认，气呼呼地执起教鞭，可是他又能拿这些娇贵的皇子、公主如何？

青蛙满屋子跳着，书本儿弄得一塌糊涂。

师傅狼狈地抓着青蛙，青蛙可灵敏了，好不容易挣开来，跳的老远。

“要是让我捉到，一定炖了你这只田鸡！”可怜的老师傅只能拿青蛙出气。

珍缙玩够了，悄悄地遁出私塾，却在月洞门被胤礼逮个正着。

“又顽皮了？”看她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珍缙的心漏跳半拍，她还以为是别的阿哥，一看是他，马上展开灿烂的笑容。

“胤礼！你到哪里？我有去承和宫找你！可是你不在，所以我才来私塾玩。”

兄妹俩边走边聊，胤礼告诉她。“今天父皇私下召见我，有意命我出宫到五台山一趟。”

“五台山？做什么？”珍缙惊愕地问。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三十年前，顺治皇帝——也就是康熙之父，胤礼、珍缙的爷爷，弃天下而遁入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

康熙继位之后，曾四幸五台，叩谒顺治皇帝。

“顺治爷爷的忌日快到了，父皇年老体衰，命我代他，前往五台山祭拜。”胤礼道。

“我也要！”珍缙的眼睛亮起来。这可是个出宫的大好机会，她绝不放过。

“不行！”想当然啦，胤礼是不会赞同的。

“为什么不可以？我也是顺治爷爷的亲孙女，应该要聊表孝意啊！”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额娘不会同意的，你是金枝玉叶的格格，不能冒险到那么远的地方。”

五台山在山西五台县，离北京城有千里路途。

“那你要去多久？”

“一个月吧！还得留在那儿祈福。”

“一个月！你要出宫一个月！那我就一整个月都见不到你……呜……我不管，我一定要跟你去，否则我会想死你。”珍缙耍赖着，抽抽噎噎。

她会想他？胤礼心里暖烘烘地，他何尝不会想念她。半年前，珍缙被穆妃送到穆亲王府学习妇德，他饱受思念之苦，恨不得插翅飞去看她。

他们之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兄妹之情，如星火般足以燎原。但是碍于身份，也只能一直把爱意深藏在心底。

胤礼搂着她的肩，舍不得地道：“那我们一起去求皇阿玛和你额娘。”

“嗯……”有了胤礼的保证，她破涕为笑。

为了能顺利出宫去，珍缙格格和她母亲呕气，不吃饭闹别扭，最后穆妃只好顺着她。临行前，千交代万嘱咐。

“胤礼，在路上要好好照顾珍缙。翠屏，要好好侍候格格，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宫女翠屏诚惶诚恐，她好羡慕小路子不用去，因为珍缙格格实在太爱玩了，一出了宫，一定更变本加厉，肯定累死她。

珍缙无比兴奋地坐上宝辇，一百名御林军左右两列护卫着！后面还拖着一串箱笼盒柜。

胤礼贝勒全身披挂，神采奕奕地骑在马上，他领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

珍缙像只挣脱牢笼的鸟儿，雀跃地挑开轿帘。琴弦似的溪流、明镜般的水田、愁风的乳鸠、泣露的花瓣……

天啊，她终于自由了。

她欢欣鼓舞，对外面新鲜的世界，充满好奇。

“珍缙……”胤礼骑马到她的宝辇旁，薄斥：“不可以探出头来看，格格怎么可以随便抛头露面！”

珍缙才不用他，把他的当马耳东风，反而更加放肆。“胤礼，我想同你一起骑马。”

坐在辇上一个时辰了，她快憋死了。

胤礼拉下脸，厉声道：“不可以。快坐好，你再不听话，我把你送回宫去。”

珍缙努着小嘴，满心不情愿。

车队进入一带起伏的丘陵，危峰扑人，古树障日。

颠簸崎岖的山路，令珍缙浑身不舒服，胸口积闷，一直作呕。

身居深宫的她，怎耐舟车劳顿，跋山涉水。

胤礼见她脸色苍白，赶紧叫停。

“叫你不要来，你偏要跟。”胤礼一边搀扶她下车，一边嘀咕。

珍缙下车歇息，喝着侍女翠屏拿来的清露，这种“清露”是宫中的珍品，有提神、解晕的作用。

她又要小解，翠屏服侍着她。

突然，珍缙在草丛里，迸出惊天动地的叫声。

“啊——救命啊……”

胤礼赶紧冲过来，侍卫们还以为有刺客，本来懒散地坐在地上休息，听见格格呼救，立刻精神抖擞，戒备地提剑。

珍缙血色尽失，怯怯地偎向胤礼。“有……有蛇……”

胤礼拔剑挥向那只朝他们吐信的青竹丝，剑芒一现，青蛇一命呜呼，鲜血四溅。

“好可怕……”珍缡惊恐地将头埋入他坚实的胸膛。
胤礼把她搂进怀里，安抚着她受惊的情绪。“好了，没事了，蛇已经被我砍死了。”
在一旁的侍女翠屏也吓坏了，方才真是千钧一发，要是格格有什么闪失，她十颗头颅也不够砍。

幸好十六阿哥够机灵，反应快，及时救了格格一命。

“十六阿哥真是神！”翠屏恭维地道。

智勇双全的十六阿哥，是她仰慕的对象，可惜她只是一名小小的婢女，十六阿哥不可能看上他，她也只能把他当英雄般崇拜着。

瞧十六阿哥细心体贴地安抚格格，翠屏不禁羡慕起格格有这样一位疼她的兄长。

珍缡在他怀里啜泣，胤礼不禁调侃她：

“怎么？在宫中天不怕地不怕的十七格格，竟然会被一条蛇吓哭！”

“人家……最怕的就是这个……”她心惊胆战地说，展露女孩家的娇柔。

“用不着怕，我会保护你。”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从小到大，无论她闯了什么祸，胤礼总是帮她背黑锅。

珍缡的眼睛雾蒙蒙地凝睇着他，双手紧紧攀附着他，想这么一辈子赖定他。

胤礼感觉她女性的娇柔在他胸膛磨蹭，为了避嫌，他慌张地想扳开她。

“好了，珍缡，我们得继续赶路呢！”

“我不想坐车，我要骑马。”她的手却不肯放，执意说：“我一坐车就想吐……”

胤礼明白她的确不耐久坐，只好答应她，给了她一匹骏马。

她巧笑倩兮，眉飞色舞，一双小蛮靴，轻轻蹬住金镫，一双纤纤玉手，紧紧的扣住紫缰。

她逞强地驭马前进，回眸对他一笑，百媚横生。

他加快速度，追上前，和她并肩骑乘。

翠峦列枕，绿野展茵，万物生机勃勃……

五台山气候凉爽宜人，一扫几日下来的疲倦。

“阿弥陀佛，老衲恭迎十六阿哥、十七格格。”住持方丈一身僧衣，胸绕佛珠，双手合十。

寺里的小和尚也披着五色轻俏的袒衣，一起谒见天之骄子。

珍缡格格由侍女持幢幡宝盖，身形袅娜，步上石阶。她的豆蔻年纪，洛神风韵，连出家的和尚也暗暗动了凡心。原来皇宫也有这么美丽的格格。

住持方丈法号慧安，道行高深，他一见阿哥和格格的容颜，吃惊不已。趁着法师诵经绕钵，他陪同皇子到禅房休息，中途他悄悄透露天机。

“十六阿哥，有件事老衲纳闷不已。您与格格有夫妻相貌，可是却是兄妹关系。”

此语一出，胤礼有如当头棒喝，他明白慧安师父不是普通人，能预卜先知，他不禁诚心请教。“请问师父，这该如何化解？”

慧安师父却摇头说：“缘分天注定，老衲也无能为力。不过您和格格相貌都极为富贵，应该是一对福禄鸳鸯，倘若有劫难，也会逢凶化吉。”

方丈的一席话，令胤礼感到不可思议，又不便多问。

珍缡格格分花拂柳地四处乱逛，她笑盈盈地奔向胤礼。

“这里种了好多不知名的花哦！胤礼，你陪我散步，好不好？”

“你不累吗？”他爱怜地拂着她的青丝。

她的头摇得像波浪鼓。“不累，我喜欢这里，想多看看。”

折腾了好几天，她晕呕不断，那张瓜子脸更清瘦了。但是一有得玩，她又立刻精神百倍。进了佛寺，一律素斋，不过珍缡吃得津津有味，她本来就爱吃菜，不喜食肉。

入夜，漆黑的佛园香烟氤氲，薰闻数里。

珍缡觉得这檀香味沁入心肺，令人心境祥和。

蝉鸣的树丛间或飞过几只流萤，一闪一闪的青光，牵动她想捕捉的念头。

她拿起轻罗小扇，踮着足尖，忽东忽西，扬袖飘举，笑声如隔叶黄莺，银色月光映照下，

分外的轻盈俏丽。

两、三个小和尚经过时，忍不住偷瞟了一眼。

胤礼不悦地瞪视他们，他们被十六阿哥凌厉的眼光吓了回去，没敢多作停留。

“捉到了、捉到了，你看！”珍缙格格小心翼翼地捧着好不容易扑来的萤火虫，像献宝似的给他看。

胤礼对她总是挂着微笑。“你要学古人捕萤当灯吗？”以前有位穷书生没钱买油灯，就捉了许多流萤，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发挥灯光的作用。

珍缙吐着舌头。“我才不要，我又不考状元。”她把手心往上一翻，将流萤放生。

接着她又兴高采烈地去追逐其他更多的萤火虫，乐此不疲。

她的一颦一笑，牵动着他的目光。

胤礼不知怎么，竟辗转难眠，心里尽想着珍缙，一直到二更时分，他还是无法入眠，终于他忍不住冲动地走出房门。由于禅房都未上锁，他轻轻走进珍缙的房间。

珍缙嫣然的脸蛋，远山含烟般的眉黛，桃花着雨般的香腮，兰香馥馥的樱唇，都是他十分迷醉而熟稔的。

她如海棠沉睡，微翘的睫毛长而迷人，他痴痴地看着她，那种无奈的凄苦，侵蚀着他的内心。

“嗯……嘻嘻……再来一个……胤礼……”她蠕动小嘴，语意不清地梦呓着。

哈，妮子睡觉也说梦话，还喊他的名字哩！

胤礼的唇抿成一条优美的弧线，从她的梦语中可见他在珍缙心里是占有绝大的分量。

他温柔地为她覆好被子，悄悄退了出去。

翌日，佛寺建设大法场，在平地搭盖百丈彩棚，进行七七四十九日的水陆法会。

慧安方丈合掌闭目，金光满面，站在佛像前，好似老僧入定，其余百名僧人整齐肃静，低头合掌。

十六阿哥胤礼屏息待立，慧安方丈念定梵文，请十六阿哥焚香祭祖。

礼成之后，剩下的便是法师们的事。

胤礼和珍缙住满七天，便可回宫。

香辇迎着十七格格，御林军护送跟在后头。

胤礼陪着珍缙坐在宝辇上，车声辘辘，碾过碎石。

“我们真的要回宫吗？可不可以再四处游山玩水。”珍缙转着黑白分明的眼珠道。她对民间有太多的期盼，好不容易出宫一趟，她还没有尽兴，哪舍得回去？

“你不想你额娘了吗？”他笑问。

她认真地想着，接着摇头，热络地挽住他的手。

“只要有你在，能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好快乐。”

“珍缙……”胤礼搓着她的柔荑，两人凝眸深睇，多少柔情都藏不住。

为什么他们偏是兄妹？

多扼腕啊！明明相爱却不能结合。

命运为何如此捉弄他们？

他们连一句爱意都不敢吐露，深怕克制不住，便铸成大错。

暮色西沉，关山叠叠，古树苍苍，队伍行至人烟罕至的地带。

突然一阵喊杀连天，传来兵刃相接的金属碰击声。

胤礼惊愕地抓开帘子，一名将领一边和敌人厮杀，一边靠近宝辇。

“怎么回事？”胤礼大惊失色地问。

“遇上盗匪了。”将领拼命抵御。“十六阿哥你先护送格格走，这里有我们挡着。”

宝辇里的珍缙格格恐慌万分，胤礼将她带上马背，奔驰逃命。

盗匪的人数似乎和他们差不多，武功很不错，御林军已节节败退。

珍缙的一颗心险些抖出来，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血腥画面。

她紧紧抱住胤礼，眼睛不敢再睁开，风声在耳畔呼啸，她感觉自己全身在发抖。

他们会不会命丧在这荒山野岭？

“不要怕，有我保护你。”胤礼即使在危险时刻，也这么柔声安慰她，一边纵马疾驰。

可是情势危急，她好怕、好怕……

而且后面马蹄声紧追不舍，恐怕有敌人追来。

“阿弥陀佛！”此时此刻，她也只能在心中暗暗祈求神明。

“咻！”一支箭射中马臀，马儿惨痛嘶鸣，扬起前蹄。

珍缡和胤礼同时摔下马，胤礼为了不让珍缡受到伤害，紧紧拥抱她，在翻滚落地，在他的保护下，珍缡毫发无伤，却是惊心动魄。

“胤礼，你要不要紧？”

“我没事。”胤礼尽管摔得背疼脱臼，也紧咬牙关。眼前保住两人的性命才重要。

一名彪形大汉，虎背熊腰，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两人。

“想不到十七格格貌美如花，恁地漂亮，正好做俺的押寨夫人。”他狂妄不羁，口出狂言。

胤礼怒气腾腾地站起身，叱骂道：

“大胆贼人，竟敢拦劫御辇，简直是无法无天，活得不耐烦了。”

彪汉仰天狂笑。“哈哈……天皇老子俺都敢动，何况是阿哥、格格，今天俺先送你上西天。”

胤礼拔起佩剑，准备应战。

彪汉凌空翻身，一把青龙弯刀劈向他，他闪了个身，剑光霍霍，直捣彪汉的胸口，彪汉知道遇上强手，全力以赴。

彪汉招招狠毒，非取他性命不可，胤礼挥剑如疾风骤雨，应接不暇。

珍缡心急如焚，胆颤不已。

胤礼的武功在宫中阿哥中算是翘楚，可是这名贼首勇猛狂野，锐不可当。

两人打得难分难舍，不相上下。

珍缡惊见那名贼首竟从怀中掏出暗器，她大叫：“胤礼小心！”身子奋不顾身地奔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飞镖射中了珍缡的前胸，她倒了下去。

“珍缡……”胤礼扶着昏厥的她，痛彻心肺，化悲愤为力量，一鼓作气，剑光直扫，凌厉的攻势令彪汉乱了阵脚。

终于，彪汉中了他一剑，他乘胜追击，刺向心窝。

彪汉眼珠子暴凸，口喷鲜血，含恨归天。

解决了贼首，胤礼也已精疲力尽。但是珍缡中了镖伤，命在旦夕，他提心吊胆地撑起她虚赢的身体，呼唤：“珍缡，你醒一醒……”

怀里的可人儿依然昏迷不醒，他赶紧将她抱起来，奔走了一段路，却是连半户人家也没有。

珍缡的唇色泛紫，气息微弱，再拖延下去，恐怕药石罔救。

他觅得一处偏僻的山洞，连忙先将她抱进去栖身。

洞窟浑然天成，而且石床上铺着干稻草，显然是猎户歇息时来过了。

他把珍缡放在石床上，一心只想救她的性命。

“你绝不能死……”珍缡是为了救他才挺身挡这镖，这份恩情他永生难忘。

胤礼撕开她的前襟，胸前染红了血迹，一抹粉色肚兜下，一片高原微微隆起，肌肤赛雪，撩人目光。

他犹豫该不该下手……但此时救人要紧，他也顾不得男女有别，揭开肚兜，她白皙无瑕的玉乳，如春光乍现……

倘若在平常，他肯定会动情，可是现在他坐怀不乱，仔细检视她的伤口，镖上沾有毒液，右胸脯泛着一片瘀黑，为免毒素扩散蔓延，他必须吸吮出余毒。

胤礼捏起她的玉乳，凑上嘴唇，一口接着一口，喷吐出大量渗有毒素的血液。

珍缡人在昏迷中，却能感到胸口剧烈的疼痛，她柳眉齐拢，檀口微启，吐露难受折磨。

幸好胤礼有随身携带宫中的金创药，他清理完伤口，为她敷上，简单包扎，再将她的衣裳穿好。

须臾，她幽幽醒转，秋眸半合半开。

“胤礼……”她头一个想的就是他。

他紧握她扬起的手，贴住他的面颊。“我在这儿，那个贼子被我杀死了，我们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平安了……”她惊魂未甫，落下心中大石。真是谢天谢地，菩萨保佑。

“可是我们的人马恐怕无一幸免，现在暂时回不了皇宫。”

“只要你没事就好……”她虚弱地道。

“你怎么那么傻，凭我的身手，那一镖射不到我。”他盛满怜惜之情。

“如果我们两人注定有一个人会死，我情愿那个人是我。”她轻声道。那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而能让她为他而死的男人，又代表什么意义？

“珍缙……”他忘情地拥住她，嘎哑地低唤她的名字。

可是这一碰触，却教她疼出泪来。

“噢，好痛。”

“对不起，我忘了你正受着伤。”他懊恼地松开她。

珍缙这时才低头望着自己的前襟，第一个如意绣扣被扯掉了，斜襟半掩，她羞赧地揪住领口，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都看到了？”换作是别人，她一定挖了他的眼珠子，泼辣地张牙舞爪。可是眼前是她喜爱的男人，她不禁霞光满面，心里洋溢莫名的喜悦。

“我不是故意要吃你豆腐，实在是……如果不这么做，你会没命的。”他紧张地解释。

“我知道，我不会怪你的。”珍缙娇羞地垂下粉颈。

“这件事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不会影响你的贞洁。”胤礼情急之下连忙保证。

她却小鸟依人地偎进他伟岸的胸膛，吐气如兰。“这辈子我只让你一个人看我的身体……”

他整个人震慑住，手臂不由自主地揽住她的细肩，难以言喻的情愫冲破了心防。她仰起清丽的容颜，晶莹的瞳眸充满期许，他定定地凝视她专注的小脸，头慢慢地靠近，贴住她的芳唇，吮吮她麝香的气息，她的脑子渐渐感到混沌迷乱，迎合著他的深缠……

这样亲昵的接触，打开两人内心深处最幽微，全然陌生且羞于承认的情欲和渴望。

两人的初吻如此青涩、稚嫩，不断摸索、学习，寻求契合，酝酿许久的感情能量是惊人的，头一次偷尝禁果，他们好舍不得分开，四片唇炽热、狂野地缠绵……

旖旎、温馨的气氛围留在空气中，她难掩芳心悸动、春情荡漾！

神魂迷离间，他啃舔着她的珠垂，在她耳畔低喃：“我爱你……珍缙……”

“我也是。”她含羞带怯地回应。

他的铁臂箍紧她，爱怜地持起她的袖口，探入摩挲她的皓腕，在她的眉心、颊上……留下许许多多的细吻。

洞帘外，滴答滴答的雨声打在芭蕉叶上……

第02节

穆妃连续几日寝食难安，忧心忡忡，皇上也派出大批人马寻找十六阿哥和十七格格，官兵剿清贼窟，在洞穴发现了胤礼贝勒和珍缙格格。穆妃见宝贝女儿负伤回来，心疼不已，连忙传太医诊治。

“早知道就不要让你去，害额娘担心死了。”穆妃每天都到竹香斋看她，免不了嘀咕几句。

“额娘，你不知道五台山风光明媚，孩儿觉得不虚此行！”珍缙娇嗔，真正不虚此行的，是和十六阿哥相互表明心迹。

穆妃白了她一眼，薄斥：“命都决没了，还不虚此行？以后不准你出宫去。”真是吓坏她了。

“啊！额娘……”珍缙嘟着小嘴抗议。

太监小路子束揖跪地，禀告：“格格、娘娘，十六阿哥求见。”

“胤礼来了？快唤他进来。”珍缙喜上眉梢，瞳眸焕发晶亮的光彩。

穆妃却蹙起臻眉，她并不喜欢胤礼贝勒和珍缙太亲近。十八年前，她和胤礼的母亲严妃争风吃醋得很厉害，两人又同时怀孕，结果严妃生下十六阿哥，而她生下的却是格格，她颇感颜面无光，至今仍记得严妃那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骄容。

偏偏这两个孩子非但同时到人间报到，从小到大感情还比其他手足好。珍缙格格活泼可爱，胤礼贝勒内敛懂事，智勇过人，经常焦孟不离，像一对金童玉女，皇上非常喜爱这两名子

女。

虽然严妃早死，但是她只要一看见胤礼，就会想起当年他额娘千方百计的争宠，害她泪湿枕畔，孤枕难眠。

胤礼一袍紫金朝服，迫不及待地进来，显然是一下早朝，便赶过来。自从两人回宫之后，胤礼特别殷慰，也许是对让皇妹受伤，感到自责，因此才天天来探望。

“穆妃娘娘吉祥。”他的态度倒是十分恭敬。

倘若他不是严妃所生，凭他面如皓月冠玉、文武双全，以及内敛稳重的举止、温文带笑，穆妃应该会喜欢他。

毕竟他是位极出色的阿哥。

胤礼碍于穆妃在场，不敢和珍缙太亲近，但是眉宇流露关怀之情。

珍缙也含情脉脉地和他对望。

“今天人好些吗？”他关心的问。

“嗯。”她柔声应着，那娇俏的神情像极了少女怀春。

穆妃不禁心生讶异，知女莫若母，她觉得不对劲。一向调皮的珍缙，为什么变得柔情似水，像只温驯可人的小猫？

她借故离去，躲在梁纱后观望两人的举止。

想不到她一走，胤礼便坐到床沿，珍缙更放肆地搂住他的颈项，情话绵绵……

不寻常的举动，令穆妃心头一惊。怎么可能？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啊！

当下她决定阻止这场不伦的恋情，不能任它发展下去。

皇上和皇后这会儿都在慈宁宫，一见穆妃一来，眉开眼笑地道：“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讨十六阿哥的婚事。”

正中下怀，穆妃于是加入了讨论。

“十六阿哥的确到了适婚的年纪。”她在梨木椅侧坐下来。

皇上和皇后分坐在紫檀茶几两案，皇后用手帕托着一杯盖碗茶，无限尊贵地啜饮一口，国母风范浑然天成。

“我挺喜欢豫亲王府的紫玉格格，紫玉温柔婉约，很适合胤礼。”皇后笑道。

皇上抚着龙须。“穆亲王府的凝玉格格也不错。”

凝玉格格是穆妃的侄女，算是亲上加亲。

“两位格格都是不错的人选。”穆妃并没有偏袒自己娘家，不是怕得罪皇后，而是只要十六阿哥早日成亲，指婚给哪家的格格都无所谓。

皇后询问道：“凝玉格格似乎大了胤礼一岁，是不是？”

穆妃点点头。“凝玉今年十九岁了，那丫头眼高于顶，推了好几门亲事，她阿玛急于将她嫁出去，可是她偏偏看不上上门提亲的公子、贝勒，可把她阿玛气得半死。”

“凝玉知书达礼，又绣得一手好女红，她挑剔是应该的。”皇上赞许道。

皇后最后道：“我看还是由十六阿哥自己选择吧！办完了胤礼的婚事，接下来就轮到十七格格了。”

长幼有序，满清皇族一向在重血缘，依贝勒、格格的排名，由皇上指婚。

穆妃宽了心，只要胤礼、珍缙分别指了婚，他们应该会有所分际，但愿她是多虑了。

珍缙的伤势已经痊愈，又整天蹦蹦跳跳，陷入爱河的她，一日不见胤礼便茶饭不思，老是往承和宫跑。

云帷内，珍缙挑情逗趣地坐在胤礼的大腿上。

外面忽传——

“皇上驾到。”太监响亮的通报。

“皇阿玛怎么来了？”珍缙赶紧和衣整容。

胤礼也起身恭迎，慌张地束揖跪地。

康熙皇帝如光风霁月，和煦地来到承和宫。

“儿臣参见父皇，皇阿玛吉祥！”

“哈哈……珍缙也在这里，正好替你阿哥挑一个好媳妇。”皇上笑容满面。

珍缙的心漏跳了半拍。“皇阿玛，你在说什么？”

皇上面对他们坐了下来。“朕有意将紫玉格格或凝玉格格，赐婚给胤礼，你很快就有一位十六皇嫂了。”

“我不要！”珍缙惊愕地脱口说出。

胤礼也六神无主。

珍缙的反应令康熙愣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

“珍缙，你不要太孩子气，一天到晚缠着你十六阿哥。”康熙知道他们两自幼感情就特别好。

“阿玛，为什么那么快就为儿臣指婚？儿臣尚未有心理准备。”胤礼惶恐地道。

“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办完了你的婚事，就轮到珍缙了。”康熙的语气不容他们拒绝。

这是阿哥、格格的宿命，他们一生幸福与否，完全操控在皇上手中。

胤礼和珍缙面面相觑，方寸大乱。

“皇阿玛，我不想嫁，我要一辈子和你、皇额娘还有十六阿哥在一起。”珍缙只好撒着娇，试图改变皇上的心意。

康熙却笑道：“你放心，额驸的人选一定是人中之龙，朕不会委屈了你。”他还以为珍缙是在表现小女儿的娇羞。珍缙心里急坏了，怎么办呢？万一皇阿玛真的指婚，那他们就得劳燕分飞了。

胤礼也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他是一个忠于感情的人，即使不能正大光明地和珍缙在一起，他也不想另娶她人。

“儿臣不喜欢紫玉格格、凝玉格格，请皇阿玛容儿臣建有战绩，再行赐婚。”他只有尽量拖延。

“难道你心中有其他的意中人？”康熙诧异地问。

胤礼犹豫了一下，摇头否认。

珍缙抢着说：“紫玉和凝王都配不上阿哥，皇阿玛若要将我许人，对方一定要比胤礼强才行。”

“你们……东推西挡，不把皇阿玛放在眼里了吗？”康熙佯怒，不明白一双儿女到底在想些什么。

“皇阿玛恕罪。”两人异口同声。

康熙无奈地大手一挥，霍然起身。

“无论如何，年底以前，朕要先办妥十六阿哥的婚事，这人选你就自己斟酌，朕已经是宽宏大量，给过机会了。”

皇上不悦地走出承和宫。

珍缙的眼眶泪光打转，伤心地道：“你就要指婚了，我怎么办？”

“不会的，除了你，我不会娶第二个女人，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胤礼无限柔情，执起她玉葱般的手。

“可是阿玛他……”

珍缙的头靠在胤礼胸膛，却是忐忑不安，她发出细微的声音：“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她明白他俩不能长相厮守的原因，是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铁铮铮的事实，他们无力扭转乾坤，倘若他们执意结合，会令满清皇族蒙羞。

胤礼心里和她同样的挣扎、矛盾，像掉进了泥淖……

穆妃娘娘得知十六阿哥婉拒了皇上的美意，她的心又悬浮在半空中。

尤其这几天珍缙的心情奇差，和平日的活泼判若两人，她更是忧心忡忡，但是这种事又不便向人启齿，连皇上也不行。

她只好抛砖引玉，宣召凝玉格格进宫，希望凝玉能抓住胤礼的心。

凝玉格格风鬟云鬓，秀媚娴雅，举手投足，遣词用字都具大家闺范。

她和十六阿哥有几面之缘，早就芳心暗属，所以推回了好几门亲事，只是碍于颜面，不好

意思将心事告诉姑母。如今有这个机会进宫小住，她刻意常在御花园走动，期盼能见十六阿哥一面。

珍缡对额娘召凝玉进宫，心中气愤不已。以前在穆亲王府，凝玉曾嘲讽她粗手粗脚，连一朵简单的牡丹花都绣不好，所以她才故意整得穆亲王鸡飞狗跳。

这会儿，凝玉又要进宫抢她的十六阿哥，她更是火冒三丈，因此凝玉进宫这两天，她连个问候也没有。

凝玉格格待在御花园好几个时辰，腿都站酸了，还是不见十六阿哥。奇怪了，难道胤礼下了早朝，都不走这条路？可是勤政殿通往承和宫唯一的小径啊！

她为之纳闷，等了两天，忍不住主动到承和宫，可是他人也不在承和宫，到底胤礼都去哪里了？

当然是竹香斋了。

这会儿，他正抱着珍缡格格，打情骂俏。

珍缡脱去了盆底鞋，一双小脚上下踢晃着。

“你猜明天是什么日子？”她眨着慧黠的大眼睛。

他眯眼笑道：“还用问！是我们的生日。”

“胤礼，我常在想上辈子，我们是不是菩萨身边的金童玉女，因为触犯天规，所以玉皇大帝才将我们贬入凡间轮回受苦。”她天真地道。

“你想太多了！”他点着她小巧的鼻尖。

珍缡若有所思。“一定这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在天庭时，一定是互相动情，神仙不是不能相爱的吗？所以玉皇大帝才会雷霆大怒，惩罚我们尝到相爱却不能结合的痛苦。”她说得头头是道。

“真的是这样吗？”他讶异她丰富的想像力。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同月同日生？一定是同一时刻被推入转生道。”自从五台山拜佛回来，她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到底上辈子什么样的因果循环！他无心去揣测，因为眼前有更实际的烦恼。皇阿玛要他在年底以前，挑一位格格成婚，而距离年底也只剩半年了，到时他能抗旨吗？

每年他们总是一起过生日，今年也不例外。

花前月下，瑶台上。男俊女俏，一对倩影。

檀木矮几上排列着珍馐美味，醇酒琼杯，两人浅笑斟酌。

珍缡望着佳肴，垂涎三尺。“我好饿了，饿得前胸贴后背。”她举起玉箸，伸手就夹。

胤礼笑她。“你会‘前胸’贴‘后背’？不太可能吧！”意指是她胸脯丰满，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形产生。

“讨厌！”珍缡会意之后，满脸通红。

他的手绕到她的腰后，意图不轨地延到她浑圆的胸脯，温热的大掌覆揉着那团柔软。男性的气息喷拂在她的耳廓。“我好喜欢你的胸部……”

她浑身酥麻，半推半就。“不要这样……会有人看见。”毕竟这里是御花园，不是竹香斋，也不是承和宫。

台阶下，有两名太监、两名宫女，背对着他们，伫守在石墩旁。由于有一小段距离，他们又是轻声细语，因此下人不会听见，但是难保不会有不速之客打扰了他们的雅兴。

胤礼收敛轻浮的举止，眉宇纠结。“为什么我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她轻轻叹息：“唉，也许我们投错了胎。”

这样微妙的禁忌爱情，能维持多久？他们心有戚戚焉。

胤礼懊恼地仰首将杯中的醇酒一饮而尽，似要发泄所有不满。

“今天是好日子，别想那么多，来，你最爱吃的‘芋茸琵琶虾’。”她以箸夹送食物，喂进他的口。

吃着她亲手喂食的食物，他总觉得特别好吃，什么烦恼也抛到九霄云外。

酒过三巡，珍缡手足舞蹈，翩然起舞，红裙旋身，像秋天的枫叶在风中婆娑。她星眸如梦似幻，巧笑嫣然，纤手扯着半透明的丝巾，蒙住含笑的容颜，只露双乌溜溜，会勾人心魄的眼睛，轻盈的身子蹬上一只石椅，单脚撑住，另一只脚高高横举，身子慢慢倾斜，两手优美地做比翼鸟状，她抬起下颚，美丽的瞳眸凝睬着他。

珍缙似乎喝醉了，眼神飘飘然，身子扑向他，他及时接住她，搂入怀里，将嘴里含着的酒，徐徐渡入她的檀口。

她嚶咿一声，黄汤入肚，借酒浇愁，不依的嚷道：“我不要做你的妹妹……胤礼……”她的心其实好苦、好苦啊！

“嘘！”他以食指竖口，轻拍着她，珍缙伏在他的膝上，对着地上吐了起来。胤礼的酒量好，虽然也喝得微醺，但不至于喝醉，他保有七分清醒。

“凝玉格格吉祥！”前面的太监、宫女全矮了半截。

凝玉听穆妃娘娘说今天是珍缙和胤礼的生日，一定在御花园庆祝，果不其然，他们兄妹正在饮酒作乐。

“十七格格喝醉了，要不要命宫女送她回竹香斋？”凝玉假意好心说，其实是为了支开珍缙这个绊脚石。

胤礼还没答话，珍缙就醉态可掬地揽住他的颈项。“我不回去，我还没喝够……”她步履蹒跚地取过矮几上的一壶酒，差被圆凳绊倒。

“小心……”胤礼对她更是呵护的无微不至。

凝玉莲步款款移至他面前，她今天刻意妆扮得花枝招展，妩媚动人，为的就是要他多看她一眼。

“十六阿哥……”她唤了他几声，他却充耳未闻，一心一意照料着醉酒的珍缙，似乎眼里只有十七格格这个妹妹。

她有些气恼，珍缙不过是个黄毛丫头，哪里比得上她成熟。但是不置否地，珍缙是出落得愈来愈标致，可是她再美，也只是他妹妹，迟早都要嫁人。

“凝玉，夜深露重，天气转凉，我们要先回去休息了。”胤礼竟抱起珍缙，大步跨去。

凝玉瞪大眼眸，惊诧不已。这十六阿哥未免也太宠溺珍缙了，哪有做兄长的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简直像情人一样。

这对绝有问题。她心中起了疑窦。

穆妃巍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因紧张而捏紧了帕子。但是事态严重，她不能露出破绽。

“凝玉，你太多心了，胤礼是疼爱珍缙，可他们是兄妹，不可能胡来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冷汗直流。

“姑妈，是我亲眼所见。哪有做哥哥的会抱妹妹回房？这太夸张了。”凝玉格格疑云不减。

穆妃娘娘神色已经不自然了，但仍牵强地道：

“他们兄妹自幼感情好，搂搂抱抱是稀松平常的。”

“不一样。”凝玉笃定的说：“他们不是孩子了，应该知道男女有别。”

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穆妃见事情压不住，转怒厉声道：

“凝玉格格，你若是在宫中搬弄是非、无中生有，那你不如回穆亲王府去。”

“姑妈……”凝玉怔愣，没想到亲姑母竟不站在她这边，旋即一想，穆妃是珍缙的亲娘，就算珍缙做出逆伦的事，她也一定会护着女儿，那么自己又在宫中何用？

穆妃背对着侄女，心中惶恐不安，万一珍缙真的铸下大错，和胤礼贝勒乱伦，那她有何颜面在宫中立足？皇上又会如何处分珍缙？

凝玉觉得自己受辱了，气恼地道：

“姑妈，既然宫中不欢迎我，我回王府便是。”她的眼神充满不谅解。

穆妃知道自己情急之下说话语气重了些，伸手想拦住侄女。“凝玉……”

可是凝玉却拂袖离去，不肯听她多说一句话。

“唉，事情怎么会变这样？”穆妃长长地叹道。

她召凝玉格格进宫，是为了让她迷惑胤礼，没想到凝玉竟发现了其中的不寻常，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万一凝玉把事情泄露出去，到时候谣言满天飞，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不行，她不能再沉默下去，必须采取行动。

“额娘，我在竹香斋住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我搬到你那儿去，我不要！”珍缡噘着嘴吵闹。

穆妃娘娘脸色铁青，语气坚决地道：

“我叫你搬，你就搬，从今天起，我要就近监视你的行动，再也不准你和胤礼见面。”

“额娘！”珍缡像被打了一记闷雷。“我不懂……”是不是胤礼得罪母亲了。

“你心知肚明。”穆妃的眼神苛责地瞟了她一眼。

珍缡错愕。母亲知道她和胤礼的事了？她慌乱地别过脸，心虚地不敢正视母亲，声如蚊蚋地道：“额娘，你在说什么？”

“什么？！你实在太胆大妄为，太教额娘失望了，难道你就这么不顾皇室颜面？四书五经都读到哪里去了？他是你的十六阿哥，你们不可以在一起。”穆妃疾言厉色，把利害关系挑明了说。

她整个人浑浑噩噩，心像被抽空了般……

母亲的话字字如针，刺痛了她，她满腹的辛酸涌上眼眶，化成泪水串流而出，呜咽着：

“爱一个人错了吗？我们……男未婚女未嫁……”

穆妃见女儿哭得这般伤心，心里很舍不得，可是珍缡的那句话，已经印证了她的疑虑，更令她心惊肉跳。

“是不是额娘宠坏了你？你才会无法无天，失去了自律，分不清亲情或爱情。”穆妃劝慰着女儿。“也许你只是一时迷惑，以为自己爱上了胤礼，因为你一直住在深宫，认识的男人有限，所以才……”

“不是的，额娘……”珍缡泪眼婆娑，柔肠百折。“我和胤礼是真心相爱，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感情。”

“胡说八道！”穆妃叱责，忍不住激动的情绪。“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是乱伦、目无法纪，简直是无耻！”

被母亲严厉的训了一顿，珍缡更是哭得不可自抑、抽抽噎噎，同时她也胆寒了起来。额娘说的没错，他们这是乱伦，不可能被世人所接受。别人只会以异样的眼光嘲笑她、看不起她。

难道她真的是个寡廉鲜耻、淫荡不知羞的女人？

天啊，她不是啊！她的心在滴血、在呐喊。

谁来救救她？

胤礼——

得知珍缡被软禁在穆妃的住处，连他也不能而入。胤礼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他徘徊在慈馨宫中前，几度想硬闯，却都被侍卫拦阻。

“十六阿哥，请勿为难属下。”侍卫也是奉了穆妃娘娘的命令。

到了掌灯时分，穆妃自慈馨宫出来，领着两名宫女，一看见胤礼贝勒，立刻拧眉改道。

“穆妃娘娘……”胤礼急步拦上前。“能不能让我见珍缡一面。”

穆妃不悦地道：“没这个必要！”

“到底我们做错什么事？惹您不高兴。”虽然他已猜出七、八分，但是他还是需要问明白。

穆妃冷笑。“你们做错什么事，还用问我吗？”她的心里有太多气愤。

胤礼心中一凛，吸气道：“只要您让我见珍缡一面，我以后会有分寸的。”

穆妃睨了他一眼，遣走宫女。“你们先到前面等着。”宫女走后，穆妃忍不住奚落他。

“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再让珍缡见你的，要不是你勾引她，她怎会不顾伦理，做出这种羞耻的事来。她的一生差点就毁在你手上了，你这样根本是误人害己！”

误人害己？胤礼踉跄一退，心里衍生悔恨。是的，他干不该万不该爱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弄得如今草木皆兵，进退两难。也许他该一辈子把情意埋在心底，默默关心她就好。

“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垂首默然。

“我管不着你，但是珍缡是我唯一的女儿，我绝不容许她做出败坏门风的事。”

穆妃爱女心切，他能了解，但是眼前至少要见珍缡最后一面，否则就这么无疾而终，他好不甘愿。

“求求您，让我再见她一面。”他喉头哽咽。

“你作梦！”穆妃不再听他苦苦相求，去见皇上。

胤礼杵在原地，心灰意冷。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可是他的心已经被珍缙给填满，他无法不去想她。

“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他悲切地仰天呐喊，声音直穿云霄。

顷刻间，苍黑的天际劈出一道银白色的闪电——

“轰！”巨吼般的雷鸣像上天对他的回应。

连老天爷也生气了吗？

她在斥责这段荒唐的兄妹恋吗？

豆大的雨点打在他身上，雨水顺势滑落他的脸庞，他额上的青筋暴起，浓眉凝着一团化不开的愁思，挺直背脊，伫立在雨夜中，任雨水打痛他的躯体，他也不愿屈服。

入夜，寒气侵袭，黄叶飘坠，梧桐更兼细雨，淋湿了葫芦架下蟋蟀的叫声。

桌上的饭菜，她动也没动，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窗外的景物。

珍缙思前想后，心里又酸又苦，如饮毒鸩、如嚼黄连。她不怪额娘，只怨苍天捉弄人。

穆妃一进来见她又绝食抗议，幽幽叹了口气。

“唉，你这何苦呢？天底下男人这么多。”

“额娘，如果教你和父皇分开，你愿意吗？”珍缙背对她，反问。希望母亲能将心比心。

穆妃却漠然以对。“我和你父皇是明媒正娶，和你们的儿戏不同。”

“我已经想开了，如果额娘肯让我搬回竹香斋，我不会再和胤礼牵扯下去，毕竟我们是兄妹，永远不可能有结果。”尽管割舍不下，但迫于无奈，她仍得放弃。

“你终于想清楚了。”穆妃展露欢颜。“很好，这才是额娘的乖女儿。”

“额娘是答应女儿回竹香斋？”她想确定似地反问。

穆妃犹豫了一下，仍不放心。“我还是得观察你一阵子。”

“我保证……”珍缙急了，她一心想获得自由。

穆妃打断她。“除非十六阿哥接受了皇上的指婚。”今晚她特地去见皇上，游说皇上下旨。

十六阿哥一天不成婚，她就一天难以心安。

珍缙感到一阵昏眩，四肢无力。

“珍缙，你怎么了？”穆妃惊慌地扶住女儿。

“额娘……我不要胤礼娶别人……”她虚弱地呢喃。

“天啊！你在发烧呢！”穆妃触摸到她滚烫的肌肤，惊吓地传唤御医。

第03节

荷花池边丝丝垂柳，连续几日的豪雨，把晴空擦得一尘不染，脚下的小草还沾着雨露。

宫女通风报信告诉十六阿哥，珍缙格格病倒了，这使胤礼于烦难之中，又添了一层焦躁。

他反复衡量着得失，绕着荷花池徘徊了两个时辰，仍然举棋不定。

正在冥思之时，潇湘阁的燕妃梳着高高的旗头，靓妆艳服，但却垂头丧气地走来。

胤礼既然遇见了，免不了要施礼问安：“燕妃娘娘吉祥。”

燕妃的眼眶却噙着泪水，神情哀怨。她正从皇上那儿回来，皇上因为国事繁忙，又叫她回去潇湘阁。

她得皇上新宠不到三个月，皇上就开始对她冷淡，教她如何不难过。

“十六阿哥，皇上真的那么忙吗？”她忍不住问。

胤礼怔忡半晌，回答她：“皇阿玛日理万机，很是辛苦，还望燕妃娘娘包容体谅。”

“唉，皇上妻妾成群，他年事已高，而我……我才廿出头啊！”她难忍独守空闺。“就算潇湘阁再大再舒适，奴仆成云，可有什么意思？我真后悔进宫。”

还以为飞上枝头当凤凰，哪知一切只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华而不实。

“你不要这么说，皇宮里有許多嫔妃，你可以去找她們打發時間。”胤禮勸她。

她淒楚地一笑。“皇上的嫔妃個個排斥我，我如何和她們相處？她們和我爭寵都來不及了。”

其實燕妃得寵的時候，目中無人，得罪了幾個妃子，口耳相傳，大家都不愛搭理她。

胤禮不明白這些，對於年紀輕輕就進了宮的燕妃頗感同情。父皇的確不該拈花惹草，年紀那麼大，又納了一名妃子，葬送人家的青春。

“倘若是我，我就不會三妻四妾，我只想娶一位妻子，這樣就不會有紛爭了。”胤禮表達自己的思想，殊不知他專一的性情，深深博得燕妃的青睞。

燕妃刻意展現楚楚可憐的姿態，欲博取他的憐惜。

“能夠嫁給十六阿哥的女子，真三生有幸，不像我和嫔妃們共侍一夫，終日愁煩。”她黛眉深鎖，舉袖拭淚。

胤禮見她一樣是為情所困，像是天涯淪落人，激發了他溫柔的潛質。

“燕妃娘娘如果寂寞，可以去逛逛買賣街。”

“買賣街”是宮里學着民間市井小民聚集而成的市，集里面有糕餅鋪、綢布庄、酒樓茶肆和販夫走卒擺攤叫賣。

是為了讓宮中的妃子、格格排遣寂寥而設立的。

燕妃美目一亮，她進宮三個月，雖然聽過買賣街，可是宮中太大，她有時還會迷路，加上宮中嫔妃姐妹沒人願意帶她引路，她一直沒有機會去。

“我沒有去過，你能陪我一起去嗎？”燕妃期盼地問。

“當然可以。”他胸無城府，答應了她。

兩人欣然前往。

御街兩廊下，今天有新的奇術異能進宮表演，也有歌舞為戲，百家爭鳴，這些人全是宮女、太監打扮而成，也學着百姓吆喝，招客人，可是卻完全不用給錢。

燕妃大開眼界，心情放輕鬆，漸露笑容。胤禮的溫文儒雅，彬彬有禮深深擄掠了她的芳心。而胤禮卻單純的不自知，他以為他只是陪伴她調劑心情，卻替日後埋下了重重危機。

珍縹忽染重疾，雖然宣召太醫診治，卻是醫藥無效，每況愈下。

穆妃娘娘憂心如焚，如坐針氈。

宮女喂格格服藥，格格又如數吐出，病恹恹地躺下。

她根本是不想活了，存心想自殘，了結余生。

女兒的倔脾氣將自己逼進了死胡同，完全喪失求生意志。穆妃痛心疾首，卻仍不肯讓胤禮進來看她。

因為這一切都是胤禮害的，若不是他，她們母女也不會反目成仇，她永遠無法諒解他。

皇上、皇后也來探望，賜珍貴藥材，命令御醫一定要治好珍縹格格的病。

胤禮在慈馨宮外枯等好幾個時辰，皇上和皇后娘娘也不明白為何穆妃不肯讓十六阿哥進去。穆妃只道十六阿哥的本命和十七格格犯沖，但這不成道理，恐怕另有隱情，但穆妃又不說，皇上也無暇多問。

挫敗而回。胤禮在承和宮借酒澆愁，憔悴失意。

“十六阿哥，別再喝了。”虞嬭嬭將一切看在眼里，忍不住心疼。她是胤禮貝勒的乳娘，當年嚴妃娘娘的貼身宮女。嚴妃死后，她一手把胤禮拉拔大，一生雲英未嫁，視胤禮為己出。

胤禮對她這個乳娘也很尊敬，承和宮都是她在總管。

“奶娘，你最明白我和珍縹的感情，你不要勸我。”胤禮眼眶赤紅，對乳娘並不隱瞞。

虞嬭嬭嘆着氣，搖了搖頭，十六阿哥再這麼消沉喪志下去，也不是辦法。

當年的秘密，她是不是該說出來？

可是她實在害怕，因為茲事體大，一旦說出，就是欺君之罪，她頂上人头恐怕不保。

看胤禮和珍縹如此真心相愛，如果她永遠不揭開真相，那麼待她死去，就無人知曉，這一對有情人將會一輩子痛苦。

虞嬭嬭陷入掙扎、矛盾的漩渦，几番思量，欲言又止。

“十六阿哥，其實……你和珍縹並不是……”

胤禮睜了睜了她一眼，自嘲冷笑：“我們是一對苦命鴛鴦，珍縹說的，我們一定投錯胎

了。”

虞嬷嬷惊愕地瞪大眼眸，呐呐地道：“你们……怎么知道？”她会错意了。

胤礼紧握着酒杯，恨不得捏碎它，发泄所有怨气。

“为什么我们会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们不该是的……”他神情痛苦，如万箭穿心。

虞嬷嬷镇定地道：“事情不到最后关头，你不要太绝望。”她言外意有所指。

“珍缙若死了，我也会陪她一起下黄泉，不会让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胤礼悲观地说。

“十六阿哥万万不可！”虞嬷嬷惊恐万分，深怕十六阿哥真的会为爱殉情。

胤礼却认真地道：“到时候再请奶娘将我们合葬。”他已经万念俱灰。

虞嬷嬷整个人震慑住，事情怎么会到了这步田地？

一句半明半暗的残月，几颗欲显欲灭的疏星。珍缙格格此刻就像随时会从夜空坠落的流星，她的喉间不断涌出鲜血，染红了手帕。

“珍缙，你不要吓额娘啊！”穆妃面色惨白，那手巾上怵目惊心的血渍，教她看得魂飞魄散。

“额娘……求求你……让我见胤礼一面，否则我死也不会瞑目。”珍缙气衰力竭，病入膏肓。

穆妃见女儿如此执着，深情不悔，她不禁动摇了。

“求求你！额娘……我快不行了……”珍缙伸出骨瘦如柴的手，握握穆妃的手腕，然觉得喉咙一阵紧缩，她感觉自己快窒息了。

“珍缙，你怎么了？”穆妃神情紧张，急切地转头向宫女说：“快传御医。”

“不用了……我已经回天乏术了……”珍缙气若游丝地阻止，还是一心冀望临终前，能见他最后一面。她不断地哀求母亲。“额娘，我就要死了，为什么你那么狠心？不肯成全我！”她好哀怨！

“额娘不准你死！”穆妃焦灼地，声音暗哑，终于应允。“想要见胤礼，你就得活下去。”

珍缙的眼神露出希望的光彩，她的眼圈已一片塌陷阴黑，似乎真的离死期不远。

穆妃怎么承受得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她不得不妥协，只要能挽回珍缙的性命，其余的，她都不管了。

“把十六阿哥叫来。”她平静地道。

“是。”垂侍的太监公公立刻奔出慈馨宫。

珍缙喜出望外。“谢谢额娘……”

“你先好好躺着休息，待会儿不要说太多话，我怕你身子受不了。”穆妃流露出慈母的光辉，其实她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女儿。

珍缙听话地合上眼，聚气凝神。

不一会儿，十六阿哥狂奔而来，虞嬷嬷也不放心地跟了过来。

“珍缙！”胤礼扑向卧榻。三更半夜，太监忽来急禀，说是十七格格命在旦夕，要求见他最后一面，他简直吓坏了。“你来了……”她止不住滚下成串的泪珠，相思成病，她憔悴得不成人形。

胤礼一只手握住她的柔美，一只手爱着她消瘦的面颊。尽管男儿有泪不轻弹，在这情感崩溃的一刻，他落泪了，颤声道：

“你不可以死……如果你不在世间，我活着也没意思。”

她幽咽地道：“这世上容不下我们两个，我活着也没用，老天爷还是会拆散我们。不如……我早死早投胎……下辈子……也许我们还能结为夫妻。”

珍缙的话重又挑起穆妃的隐忧，穆妃悲从中来。

“你若抛下额娘就是不孝，枉费我这么疼你，你是这样报答我的吗？”想不到她把胤礼找来，女儿还是一心求死，真是教她失望透顶。

“穆妃娘娘……”虞嬷嬷从背后搀扶住穆妃摇摇欲坠的身子。她对穆妃有一分愧疚，如今见她遭受到这种打击，虞嬷嬷更感到罪孽深重。

“虞嬷嬷你也是自看着十七格格长大，你帮我劝劝她。”穆妃心力交瘁，连日下来苍老许多。

“我……”虞嬷嬷面有难色，内心惶惶。

珍缡此时发出油重的咳嗽声，感到呼吸困难，快喘不过气来，警告着大限将至。

“珍缡！”胤礼和穆妃失声大喊，面色骇然。

虞嬷嬷见状，冲口而出：

“格格你不能死，你和胤礼贝勒不是亲兄妹。”

这么石破天惊的一句话，震撼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珍缡顺了顺气，像是浮木上了岸，发出微弱的声音：“虞嬷嬷，是真的吗？你没有骗我？”

虞嬷嬷胆怯地说不出话来，她全身都在发抖。藏了快二十年的秘密，她一直守口如瓶。

穆妃抓住她的手，不容许她退缩，质问：“到底怎么回事？”

“奶娘！你说话啊！”胤礼也紧张地逼问她。

虞嬷嬷知道纸包不住火，她巍巍颤颤地道：

“其实胤礼并非皇上的亲骨肉……”

穆妃全身紧绷，厉声喝：“说清楚！”

“奴才当年做错了一件事，请穆妃娘娘原谅！”年迈的虞嬷嬷扑通跪地，涕泪纵横，娓娓细说当年……

康熙十四年，两宫嫔妃同时怀孕，又同一天临盆。

宫女们忙进忙出，有的端脸盆、有的奉绵巾。

房中不时传来两名妃子的哀嚎。

承和宫里的严妃娘娘抢先生下子，虞嬷嬷把刚出世的小格格，抱给严妃看。

“为什么是个女的？”严妃大失所望，不过她早就计划偷龙转凤，无论如何一定要是个阿哥。她吩咐道：“快，把那个男孩抱出去给皇上看。”

“那小格格呢？”虞嬷嬷看被褥中的女婴。

“连夜送出宫去。”严妃狠心道。

“娘娘……”虞嬷嬷裹足不前，浑身颤抖。

“不要三心二意，以后等我当上皇后、太后，少不了你一份赏赐。”严妃催促她。

虞嬷嬷不得不照主子的意思，她把从外面偷抱进来的男婴，鱼目混珠地当成了十六阿哥……

听完了虞嬷嬷的述说，在场三人面面相觑，恍若南柯一梦。

“原来……我不是真的阿哥……那我的亲生父母呢？”胤礼惆怅失神，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太好了，我们不是兄妹。”卧躺在病榻的珍缡却喜极而泣，她的感觉没错，他们果然没有血缘关系。

穆妃情绪激昂地咆哮：“该死的奴才，你好大的胆子，这种欺君之罪你也敢做！”

严妃的诡计害得她多惨，当年她生下格格，饱受冷落，要不是珍缡长得十分可爱讨喜，深得当时太后的喜爱，皇上才慢慢注意到这个不受重视的女儿。

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穆妃气愤不已。

“娘娘，我知错了，可我是严妃的贴身宫女，逼不得已啊！这几年我一直很自责，可是木已成舟，我实在没有那个胆量说出真相，要不是为了挽救格格的生命，我是绝对不会说的，还望娘娘开恩。”虞嬷嬷跪地讨饶，声泪俱下。

珍缡赶紧乞求母亲。“额娘，你不要责罚虞嬷嬷，她已经良心发现了。”

穆妃盯着女儿苍白、急切的脸庞，怒气稍减。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珍缡有求生的意志，虞嬷嬷最后的坦承，倒是把珍缡从鬼门关救回来了。

“你起来吧！我不怪你了。”穆妃息怒道。

“谢谢娘娘……”虞嬷嬷松了一口气，但仍有所顾忌。“奴婢还有一事相求，希望穆妃娘娘一起保守这个秘密，否则皇上怪罪下来……”

“我知道了。”若是胤礼被处斩，珍缡又活不成了。穆妃感慨万千。

宫女带来御医，御医赶紧为十七格格把脉开药。
胤礼强压内心的沉痛，给予珍缡最佳的精神支柱。
天空露出鱼肚白，曙光乍现，天就要亮了，可是他情何以堪？
他居然不是大清皇子！

虽然他和珍缡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来历不明，身份卑微，又如何配得上金枝玉叶的十七格格？

有了爱情的滋润，加上皇上御赐的千年人参、灵芝，及御医全心诊治，珍缡格格的气色由白转红润，一天天恢复健康。

穆妃颇感欣慰，自从知道胤礼和珍缡不是兄妹，她也就没再拦阻，只是这事说不得，他们也不可能有结果。她又陷入另一件隐忧。

胤礼表面上把心事隐藏得很好，可是他的落落寡欢，对于身世耿耿于怀，珍缡都察觉得出来。

秋波澹澹，外面气候温和。胤礼禁不住珍缡再三的要求，让她走到御花园散散心，他小心翼翼地挨着她。毕竟她的身体才刚复元，还很虚弱。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好了。”珍缡浅笑着，她梳着两边的辫子花髻，耳前垂下几缕发须，披着滚兔毛边的擎，大病初愈的她，似乎蜕变得娴静淑雅。

胤礼扶着她在紫萝藤架下坐着欣赏盛开的菊花。珍缡的柔荑凑近唇边，轻咳两声，胤礼薄责她：“你看你根本还没完全好，还是进屋子去吧！”

她不依地努嘴。“我已经躺了两个月了，你想闷死我吗？”想以前她十七格格可是出了名的活泼好动。

胤礼望着她近在咫尺的秀颜，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骤增。

“你在想什么？有心事？”珍缡想借着四下无人，敞开他的心扉，和他沟通一番。

他闷哼一声，依然没有勇气面对。

“你这个懦夫，我都能为你而死，难道你就不能抛下皇子的身份，和我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她忍不住瞪目骂道。

“我不是不能，是不配。”他深邃的眼睛闪过一抹忧郁。

她的手轻捂他刚毅的薄唇，给予他信心。

“我不许你这么贬低自己，在我心里你是最好、最优秀的。反而是你一直包容我的娇蛮任性，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选择你。”

他脸部的线条明显抽动着，她的话像为他打了一剂强心针，鼓舞着他。

“你真的不在乎我的出身？”他激动地问。

她毫不迟疑地摇头。“我反而要问你，万一皇阿玛知道了，你愿不愿意带我一起浪迹天涯？”

他无限欣喜地点头，两掌把握住她的柔荑，两人深情凝睇。放下身份，抛开世俗羁绊，只愿一辈子长相厮守。

中秋佳节，御苑今夜满园红紫，垂丝剪彩，宫女手上皆提着灯笼，照得御苑恍如白昼。

墨黑的夜空，焰火上升，绽放一蓬缤纷的花雨，洒落四散。

皇上威严八方，正坐高处，皇后娘娘坐侍在右侧，穆妃、燕妃等嫔妃一齐坐在左侧。阿哥、格格们均赐坐在前方，满皇族齐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

笙歌悦耳，舞姬身披羽衣，下曳霓裳，笑靥承睫，步履轻柔，身段撩人，翩然回舞。

一轮皎洁的明月又圆又大高挂在夜空，繁星点点。

这是皇上和儿女的团圆夜，而他不是皇室的一份子，有何资格坐在这里？这不很讽刺吗？

他这个假皇子能做多久？他自嘲地冷笑。

“珍姐姐，我们来玩烟火嘛！”小阿哥们贪玩地拉着珍缡，要求她加入童玩的阵容。

珍缡也亲热地和弟弟、妹妹们玩耍。

她和他们才是一家人！

胤礼落寞地退出御苑，心情不佳地走回承和宫，一个人独自啃噬这蚀骨的酸楚。

有一道倩影，趁着大家陶醉于娱乐中，悄悄跟在他后头。

寝宫毡樟密遮，灯光暗淡，大部分的宫奴也都在御苑庆祝中秋，室内寂静无声。

胤礼察觉后面的脚步声，轻云冉冉，像是个女子。

“是谁？”他猛一回头。

燕妃被他大声一吼，吓了一跳，她嗫嚅地道：

“十六阿哥……是我……我只一时好奇，你怎么中途离席？人不舒服吗？”她语气关怀。

胤礼心底升上一股暖流，想不到宫廷之中除了珍缙、虞嬷嬷，也有人关心他。

“燕妃娘娘请坐。”

“别叫我娘娘了，我和你年龄相仿，咱们私底下就以名字互称吧！我的闺名叫如燕。”她嫣然一笑。

“这……不妥吧！毕竟你是我皇阿玛的妃子。”他为难地说。

“我是指两人独处的时候，像现在又没有宫女、太监在，不会有听见的。”燕妃纤细的身子贴近他，她的身上散发一种独特的铃兰花香。

胤礼谨遵礼节，朝后退了一步，心里暗忖：她这是在做什么？似乎不符合她妃子的身份。

燕妃挽起他的手，亲昵地倚在他浑厚有力的肩膀，像青禾渴望雨露那样，渴望有新的爱情，填补她空虚的心灵。

她的手在他伟岸的胸膛撩拨，得寸进尺地往下移动……

胤礼全身僵硬，皱起眉头，无法再容忍她淫荡狐媚地蛊惑他，用力将她推开。

“燕妃娘娘不可逾矩！”他当初是错看她了。

燕妃涨红了脸，爱，抹平了尊卑的界线，她竭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只愿能和他春宵一度。

“胤礼，你不用害怕，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我们可以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谁也不知道。”她继续勾引他，一边褪落身上的衣裳，露出雪白的香肩，眼神妩媚挑逗。

老实说，燕妃的确香泽诱人，但是她是皇阿玛的妃子，他怎胆敢碰她，何况他心里只容得下珍缙一人。

他不为所动地转身背向她，不敢冒犯亵渎。

“你快穿好衣服，否则教人瞧见了，会误会我们……”胤礼胆战心惊。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何况这个时候不会有人闯进来的。”她光滑的肌肤贴住他的背，双手从后面圈住他的腰身，脸上的表情透露着饥渴的讯息。

“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她这样挑逗勾引他，就不信他是柳下惠，会坐怀不乱。

女人的芳香柔软，席卷他的脑子，他的生理迅速起了变化，她的手隔着他的衫袍，包覆住他的亢奋……

燕妃神情迷离，春心荡漾。天啊！这才是她梦寐以求的男人，她恨不得立刻在他强壮的蹂躏中，欲仙欲死！

胤礼被一个成熟、有过经验的女人如此调情，羞怒地欲扳开她无礼的手。

“燕妃娘娘请自重，不要胡来！放开我……”

一个女人爱男人爱得狂了，就会变得比猪还蠢。她不顾礼仪、身份，紧紧抱住他，一心一意要与他燕好。

“我不放，胤礼，我爱上你了，爱得好苦，你知道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偷偷摸摸也无所谓。”

听她放浪形骸的言词，他面色惶恐，非常不安。

“不可以，燕妃你是一时意乱情迷，被欲望蒙蔽了理智，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后果的严重性，我们都担不起啊！”

他好言相劝，她却歇斯底里地大嚷：“我不管那么多，反正皇上可以三宫六院，我又为什么不能和喜欢的男人一夜春宵？”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这么无耻！”他被激怒了，冷冰冰地道出残忍的话。

“你——”他的恶语刺伤了她，她胸口涌上了妃子的自尊。

忽然间，大殿奔进一个人，燕妃赶紧松开手，低头拢好敞开的衣襟。

珍缙瞪大美眸，炯炯地盯着他们，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们……在干什么？”

“珍缙……”胤礼也不知从何说起，结结巴巴地欲开口解释。

“我先走了。”燕妃娘娘腼腆离去。

剩下他们两人单独面谈，珍缙一股怒气提上来，叱道：“我说你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回来

承和宫调戏父皇的妃子！”她的心好寒，难道英雄总是难过美人关？

“我没有！是她勾引我的。”胤礼脸色发窘，百口莫辩。

“我才不信，燕妃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她质疑道。虽然她也看见是燕妃从背后抱住他，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吓了一跳。”他自我揶揄。“也许是我长得太英俊了。”

她瞪了他一眼。“你少往脸上贴金。”

“是真的！”他伸出手臂拥住她，怕她胡思乱想，只好尽量安抚。“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他的迷汤浇息了她的怒火，她慢慢平下心来，却仍是焦虑地问：“燕妃她一定很喜欢你，否则她不会那么胆大妄为，乘机勾引，我看以后她还是不会放弃的，你要小心，不可以陷入她的美人计。”

燕妃姿色不错，她必须有所警觉。

“不会的，我会和她保持距离，严词拒绝她。”他拍胸脯保证。

想到燕妃那么不要脸，以一名皇妃的身份，竟敢勾引十六阿哥。

“我真想禀明皇阿玛，教皇阿玛休了她，撤销她妃子的头衔，罢黜出宫。”

“千万不可，否则皇上误会了，连我也有事。”他赶紧阻止。

“我知道啦！所以我不说，但是……真气人！”她体贴地为他槌背推拿，让他放松地闭上眼睛……

燕妃狼狈地奔回潇湘阁，恼羞成怒地揽镜自怜、镜中的她依然凤眼勾魂、丹唇诱人、体态婀娜。

为什么胤礼不肯和她一夜风流？她纡尊降贵，放下身份和自尊，厚颜地主动献身，他竟然回绝她！

会是她自作多情吗？一向以美貌傲人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她就不相信他对她没有一点点动心、一丝丝爱意，他应该是碍于礼教，不敢接受她。

倘若不是十七格格这死丫头，闯进来破坏了她的好事，胤礼现在一定和她浓情蜜意地耳鬓厮磨。

她对珍纨恨得牙痒痒的，但也怕她把事情泄露出去。

“这个臭丫头，我非得教皇上赶紧把她嫁出宫去！”燕妃阴险地算计着。

第04节

康熙皇帝坐在武英殿上，传集满朝文武，紧急召议。

“噶尔丹屡次犯境，扰我百姓，众卿家有何提议？”

一名官拜三眼花翎的大臣，自两列群臣中步出殿中，拱揖参奏：

“启奏皇上，臣以为不能再姑息噶尔丹，必须遣派大军，与以降服。”

“朕正有此意，只是大将军费扬古害了急病，简亲王雅布也在乌兰布通抗敌，宫中大将寥寥可数，不知派谁领兵？”皇上苦恼着。

这时，另一名身着盔甲箭袍的副将站了出来。“皇上，十六阿哥精通韬略，智勇双全，可担此重任。”

皇上沉吟半晌，颇为认同，询问爱子：“胤礼，你愿意代父出征吗？”

“回皇阿玛的话，孩儿愿为大清效犬马之劳。”胤礼早想一展长才，立下大功。

“很好，朕就封你为‘靖远大将军’，率同副将和十万骑兵，三月之后攻打噶尔丹。”康熙下达旨意。

“臣遵旨。”

“你一定要去吗？太危险了，我请父皇改派其他将军，好不好！”珍缙泪眼婆娑地坐在床榻。

胤礼抚着她莹洁的秀颈，在她额间印上一吻。

“阿玛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应该为他分忧解劳。你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地凯旋归来。”

“可是……你这一去征途渺茫，恐怕要一年半载……我会很想你……”她嚤嚤啜泣，舍不得他出远门。

他开导她。“男人志在四方，不该为儿女私情所绊，倘若我只是一名懦夫，不能驰骋沙场，我就不值得你爱了。”

她清澈的水眸迎视他深邃的瞳眸，止住了悲伤，小鸟依人地在他怀里磨蹭，只手悄悄解开他的衣钮。

“我要你永远记得我……”

两人陷溺在原始欲流的激情洪潮里，沸腾澎湃地驰骋在巫山云端。

临行的前一夜，他们相拥成眠，珍惜最后的每一个时刻。

翌日鸡啼，驱走了他们的温情，胤礼起身穿戴，一身银白鳞片的盔甲战袍，像天人般玉树临风。

“为我珍重。”珍缙坐在床沿，语重心长，离情依依。“我等着你回来。”

他给了她一个最后的拥抱，刻不容缓地转身踏出承和宫。

外面正响起号角擂鼓声，军令噪动，骏马嘶鸣。这震慑人心的交响，盖住了她的哭声……

日上三竿，珍缙蕤回了竹香斋，垂着头，心情不佳地直走入内堂。

赫然抬首，额娘正坐在梨木椅上等她。

“额娘……”她怯怯地喊。

“你们都下去。”穆妃一脸严肃地遣走宫女、太监。

“是。”宫女福了福身，全都退下。

只剩她们母女俩，珍缙明白一定又有大事。

“你一夜没回竹香斋，都在承和宫，是吗？”穆妃目光炯炯，发着寒光。

“是。”她嚤嚤不安地。“女儿给胤礼饯行。”

母亲垮下脸，怒火随即点燃，过去给她一巴掌，痛斥：“我没有你这种行为不检点的女儿！”

“额娘……”珍缙捂着火辣辣疼痛的脸颊，泪水夺眶而出。

穆妃冷冰冰地质问她：“你已经不是完璧了，对不对？”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她是痛彻心扉啊！

珍缙垂泪默认，并不顶撞母亲，她知道这一切都是需要代价的，她既然做了，就不怕承受后果。

“你太糊涂了，万一胤礼死在异邦，你怎么办？”穆妃怒斥。她好不容易调养大，如花似玉的女儿，就这样毁了清白，对方还是不得她缘的假阿哥，教她扼腕不已。

“胤礼会活着回来的，他答应我了。”珍缙惶恐地说。

穆妃冷哼一声，鄙夷、不屑地说：

“就算他平安回来，他也无法娶你，你们有何未来可言？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母亲把话说得太重了，创伤她脆弱的心灵，她呜咽地哭诉。

“我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人……大不了，下辈子再转世投胎做夫妻。”

“你……你要气死我啊！每次都拿生命开玩笑，我上辈子欠你的啊！”穆妃跺脚骂道。

“额娘，珍缙不孝，我也不愿意惹您生气，可是……你也是过来人，应该能够体会我们刻骨铭心的爱情。”她楚楚可怜。

“刻骨铭心？”穆妃神情骤然悲凄，回首年轻时光，她爱的可不是康熙，而是一名穷书生，可是她还是迫于无奈，顺从了父亲，嫁给皇帝，从此侯门深似海，她再也见不到心上人。

谁也不知道她深藏的一段往事，她绝口不提，当它是过眼云烟，可是她年老色衰，君宠不再时，仍免不了遗憾、感叹，若是当初她嫁的是那名书生就好了，不用和层出不穷的嫔妃勾心斗角……

女儿和她柔顺的个性迥然不同，珍缙会为爱不惜牺牲一切，她爱得如此勇敢，积极地争取自己的幸福。

穆妃喟然叹息。“唉，算了，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额娘只是替你忧心，这以后你和胤礼可怎么办？皇上若是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实在左右为难。”

“额娘……”珍缙俯在母亲的膝上，跪着乞求：“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我……唉呀，我能有什么法子？”穆妃一筹莫展。尽管不赞同他们在一起，可是珍缙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不能眼睁睁地看她为情所困。

“胤礼好歹也喊了父皇十几年的皇阿玛，如果我们坦白说出来，皇阿玛应该不会那么狠心，真的以欺君之罪处斩吧！何况欺骗皇阿玛的是严妃啊！”珍缙振振有词。

难说喔！穆妃在心里自言自语。皇上是一国之君，岂容别人冒充他的皇子！她也无力扭转乾坤，只好得看着办。只愿届时真相揭开，宫中不要引起轩然大波才好。

自从那一夜蜕变成真正的女人，珍缙格格整个转性了，她不再孩子气，对那些童玩完全没了兴趣，开始认真地学女红。她很快就会成为胤礼的妻子，总不能什么都不会吧！此刻她正坐在一排向南的琉璃窗前，专注地绣着紫蓝色的香囊，那是她要做给胤礼的，在他回来之前，一定要完成。

别的姑娘家做个绣品，可能三、五天就完成了，可她不同，她动作缓慢，却不是慢工出细活，而是怕绣坏了得重新拆掉。

“啊！好痛。”她又刺到自己的指头了，连忙将拇指含进嘴里止血。

“格格，要不要奴婢帮忙？”在一旁的宫女看不下去。十七格格心血来潮说要刺绣，要她拿来一堆绣样、针线，可是格格才动手做不到一个时辰，十根指头都糟了殃，这样下去还得了！

珍缙却笑着摇头。“你去做别的事吧！我自己来就好。”她又低头继续绣着，虽然笨拙，但看得出很用心。

宫女好奇地问：“这是要送人的吗？”

“嗯，给十六阿哥的。”她轻声细语，一针一线把她心里的爱都灌注在上面。

“格格对十六阿哥真好。”宫女无心地道。

宫女走后，燕妃临窗经过，瞥见珍缙一个人，忍不住怒火盈胸。

胤礼突然出征，害她黔驴技穷，没法子亲近他，这几日害相思害得严重。只要一想起胤礼壮硕雄伟的身体，她就彻夜翻转，无法入眠，只能把绣枕抱在怀里，牙齿咬着枕角，就像那是她心爱男人的躯体。

她一肚子的怨气，正好找珍缙发泄。

燕妃抬高下颚，直挺地走进来，瞄了一眼她手上的绣品，嗤之以鼻：

“我看全京城的格格就属你的手艺最差劲，绣得四不像，还是别逞强了，省得丢人现眼。”

珍缙又惊又怒。“燕妃娘娘，我哪里招惹你了？你为何说话那么刻薄？”

“唷，我说错了吗？这绣品本来就绣得不好……”燕妃还把她手中的香囊拿过来，端详了一会。“啧啧，还真丑！要送给男人的吗？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会思春了，我看得叫好皇上赶紧把你嫁人了。”她一边说，一边邪恶地笑。

珍缙气愤不已。“还给我，不准你的脏手碰我的东西。”她抢过香囊，万分心疼，抬头怒视燕妃，口不择言：“你才是淫贱的女人，要不要我告诉阿玛，你是如何勾引胤礼的？”

她在恫吓她？燕妃突地打了一个寒颤，珍缙在提醒她，她有把柄落在她手上！

这丫头绝对留不得，否则将是心腹大患！

燕妃强作镇定。“皇上才不会听信你的话！如果你胆敢去告状，我就说是十六阿哥想非礼我。”

“你好不要脸！”珍缙阵骂她。这个燕妃实在太阴险，怎么她以前没察觉到。

燕妃冷冷地笑。“你这个黄毛丫头也想跟我斗，门都没有。”她得意地离去。

珍缙讨厌死她了，恨不得父皇早日喜新厌旧，把燕妃打入冷宫。

好不容易盼到皇上来到潇湘阁，燕妃刻意迎合，在床第间花招百出，尽展妖冶狐媚。康熙满意地留宿潇湘阁，她趁机在枕畔向皇上进言：

“万岁爷，十七格格不是早过了及笄，为何还没有许给人家？”她的一双纤纤玉手柔媚酥骨地，为皇上推拿。

康熙舒服地合上眼睛。“朕是打算先办了十六阿哥的婚事。”

燕妃心里一惊，忙不迭说：“十六阿哥出征去了，他们兄妹俩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先办谁的不都一样？”

“你是想为哪家王孙公子说亲吗？”康熙半眯着眼，斜睨她，还以为她拿了人家的好处，才来说媒。

燕妃思绪飞转，迅速说：“我觉得简亲王的煜阳贝子不错。”

“煜阳贝子……是还可以，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驯服珍缙的野性子？”康熙笑道。他那宝贝女儿是出了名的顽皮。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十七格格若是嫁了人，个性自然会改。”

“我再跟穆妃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皇上你是一国之君，说了就算。”打铁要趁热，她可不能让皇上有思考的时间。

“煜阳贝子很喜欢珍缙吗？”康熙问她。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啊！十七格格雪肤花貌，任哪个男人见了都喜欢。”其实她是胡诌的。

康熙认同地点头。“珍缙确实是人见人爱，朕所有的女儿当中就属她最可爱，小时候是朕的开心果，可是女大不中留，她愈大就愈和朕不亲近。”

“是啊！女孩家迟早要嫁人，不过没关系，臣妾可以帮皇上生一个比十七格格还要可爱的女娃儿，皇上您说好不好！”燕妃撒着娇。

“当然好。”康熙笑得合不拢嘴。“你比穆妃要美，生的女儿一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格格。”

燕妃的唇边飘着一抹冶荡的笑，女儿怎么比得上枕边人的轻声细语呢？她非得把珍缙踢出皇宫，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赐婚？煜阳贝子？”珍缙跌坐在椅，震惊万分。

穆妃刚得到消息，立刻赶来竹香斋。“皇上不会无缘无故要将你许给煜阳贝子，肯定是有心之人故意促成。”

珍缙秋眸含悲，坚决地说：“我不嫁，除了胤礼，我谁也不嫁。”

“可是，皇上今天已经拟好诏书，命小玄子公公前去简亲王府宣旨了。”穆妃忧容满面，她知道以女儿倔强的个性，一定宁死不屈。

“父皇怎么可以不问我的意愿，他太过分了。”珍缙绝望、盈怒。

“你父皇是一国之君，君无戏言，恐怕不会收回成命。”穆妃一筹莫展。

“不管父皇收不收回圣旨，我都要去找他说清楚，我爱的人是胤礼，不是煜阳贝子。”珍缙乱了阵脚，啥也没多想。

“等一等。”穆妃阻止了她的鲁莽。“你想害胤礼吗？万一皇上知道十六阿哥是假冒的，事情会有多严重！”

珍缙两条腿顿时钉在地上，她左右为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要怎么办？我不能嫁给煜阳贝子啊！”

穆妃蹙着眉头，这宝贝女儿已经是胤礼的人了，她再反对也没用。

“事到如今，只有等胤礼回来再商量了。”

“等不及了。”珍缙跺脚。“我还是要去求阿玛收回圣旨。”她飞也似的冲出去。

“不可以，珍缙……”穆妃不放心地跟了上去。

向太监公公盘问的结果，皇上正在潇湘阁燕妃娘娘那儿。

燕妃使出浑身解数，莺声燕语，把皇上逗得开怀不已。

“皇阿玛、皇阿玛……”珍缙直奔入内。

“叩见十七格格。”太监、宫女欠身蹲礼。

“珍缙！”皇上惊愕地，有些不悦她扫了雅兴，但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没有怪罪她。

“皇阿玛，女儿不愿嫁给煜阳贝子，请皇阿玛收回旨意。”珍缙开门见山地道。

皇上闻言，挑起了龙眉。“煜阳贝子有什么不好？朕已经决定了，两个月后，你就乖乖地

上花轿，别给朕难堪！”他显露出帝王的专制、霸气，不容她反驳。

“女儿不嫁，女儿要等胤礼回来。”珍缙执意说。

“为什么要等胤礼回来？胤礼人在关外，赶不上你的喜宴。”康熙一头雾水，自己会错意。

在一旁的燕妃心思细密，她看出了端倪，这十七格格和胤礼的兄妹感情，实在好不寻常。

穆妃适时来到，听到女儿差点说溜嘴，赶紧补了一句：“皇上，珍缙自幼和十六阿哥感情特别好，他们手足情深，现在珍缙要出嫁，如果胤礼不克观礼，她会不开心的。”

“可是胤礼领兵出征，需要一年半载才会回来。”皇上抚须道。

“我可以等。”珍缙慌乱地说。

穆妃紧张地向女儿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不可再多言，以免露出破绽，然后对康熙说：

“皇上，珍缙还小，臣妾也舍不得她早嫁，这婚事就缓一缓吧！”

燕妃可急坏了，她处心积虑要把十七格格嫁出去，如果功亏一篑，那岂不气人。

“圣旨都出去，君无戏言，十七格格可以等，人家煜阳贝子可不能等。”燕妃向皇上进言，媚波流转，康熙听了直点头。

“对，燕妃说的对，这是一门难得的好亲事，你们就别再说了。”

“阿玛！”珍缙还要再力争，却被额娘拉住衣袖。穆妃深知康熙的个性，不喜人家忤逆他，她莫可奈何地把女儿带出潇湘阁。

珍缙回到竹香斋，就忿忿不平地甩开额娘的手，指责道：“额娘，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呢？你们这样会误了我的幸福的。我看这件婚事八成是燕妃娘娘搞的鬼，父皇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她说一句胜过我们十句。”她好不甘心。

穆妃叹着气，方才看见皇上宠爱燕妃的模样，她也柔肠百折，虽然已习惯皇上喜新厌旧的个性，但是多年的夫妻之情，仍让她心痛。

“燕妃得宠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冷落她了。”穆妃安慰自己。以往的经验，只要有一批翠袖罗裳的年轻秀女进宫，皇上就会转移目光。

“那个燕妃有一次还跑来我的竹香斋欺负我，她喜欢胤礼，得不到他，就找我出气。”珍缙忍不住向母亲诉苦：“我要不是怕皇阿玛误会胤礼，早就向皇阿玛告状了。”

“有这回事？”穆妃燃怒，震惊道：“燕妃是宫里的娘娘，她怎么可以这样？实在大胆大妄为了。”

“就是啊！燕妃仗着皇阿玛宠她，什么都做的出来。”

“这种不知羞的女人，皇上怎么会宠幸她？”穆妃气愤填膺。

“皇阿玛是老眼昏花了……”珍缙口无遮拦。

“嘘！小心隔墙有耳，你皇阿玛是一国之君，再怎么不是，你也不能批评皇上。”穆妃严词纠正她。

珍缙瘪瘪小嘴。“那我的婚事要怎么处理？”

“你先沉住气，我再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穆妃困扰地沉思。

白云慵懒地飘浮在蓝天，秋风飒飒，珍缙有气无力地趴在貽兰亭的栏杆，眼皮子似乎又要合上。

她打了一个呵欠，伸伸懒腰。

“怎么这阵子特别想睡？”她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可是总觉得睡不饱。

以前的她精力充沛，不注重睡眠，现在却不同了。奇怪了，她是不是有病？

眼见婚期一天天逼近，她搜索枯肠，无计可施。恐怕等胤礼打完胜仗返回时，已是枯鱼之肆，来不及救援了。

不管了，大不了她跳婚嘛！就算宫中会人仰马翻，皇阿玛会大发雷霆，她也绝不能上花轿。

胤礼出征已经一个多月，日子过得好慢，她何时才能见到她？

“胤礼，我好想你喔！你有没有也在想我？”遥望天际，不禁泪湿衣襟。

不远处，虞嬷嬷端来冰镇莲子银耳汤，十六阿哥临行前，交代她没事的时候，常到竹香斋看珍缙，替他照顾她。

“格格！要不要喝点甜品？”

闻声，珍缙连忙拭泪转身。“谢谢你，虞嬷嬷。”

虞嬷嬷是胤礼的奶娘，就像他们的亲人一样。看见她，珍缙的心底升起一股温暖。

她坐在亭子的鼓凳上，一口、一口慢啜着甜汤，不知为何，胃底一阵翻搅，从喉间泛出酸液，她难过地抚着心窝，朝地上干呕。

“恶——”吐完之后，她脸色苍白，额上泛着冷汗。

“格格，你怎么了？要不要紧？”虞嬷嬷惊慌失措，忙为她拍背顺气。

“我也不知道……”珍缙心悸道，有一种惶恐的念头正迅速爬升……她的月信尚未来潮，难道会是……

“是不是我煮的莲子汤不清洁？才会害你吐出来？”虞嬷嬷自责地道。

“不，不关你的事。”珍缙此刻不知该忧亦喜。

她的手轻轻地按在腹部，微妙的感觉在心底衍生，那一夜的初尝禁果，令她难以忘怀，而她竟然就在毫无心理准备下，有了他的骨肉。

虞嬷嬷不知情，关心地问：“要不要请御医过来看看？”

“不、不用麻烦，我进屋里休息一下就好。”毕竟她还是云英未嫁的闺女，这种未婚有子的事，她羞于启齿，尽管虞嬷嬷是胤礼的奶娘，可她还是不敢告诉她。

珍缙心慌意乱地走向自己的绣阁，因为日子一久，她的肚子会隆起，就瞒不住所有的人，她还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宫里吗？

胤礼人在关外，她没有办法和他取得联系，这和皇上赐婚，无疑是雪上加霜。

种种难题，压得她的心头沉甸甸，几乎快喘不过气。

天啊！她该怎么办？

月黑诡静，北风猎猎。清兵御营中，烈焰如画。

十六阿哥坐在豹皮椅，军师和猛将左右站立，御案上摊着一张行兵图，帅将三人神情严肃地研究着对敌之策。

“现在噶尔丹已经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困守在飞龙谷，可是照道理而言，他们应该弹尽粮绝，为何不见士兵饿死？”副将疑惑地说。

军师轻摇蒲扇，智谋过人地道：

“飞龙谷地处险要，山壁如刀削斧劈一般，十分陡峭，易守难攻，想必他们已做了最后的防备，在山谷中大量囤积米粮，再加上山中本来就有泉水和野果，就算待上一整年，也不至于饿死。”

胤礼一听，浓眉蹙紧。为了能早日回去和珍缙相聚，他卯足全力清剿叛族，若是还得在飞龙谷外等上一年，那真愁煞人。何况清军也有不少兵士有家室，他们一样归心似箭，日子一拖久，恐怕士气颓靡，若遭突袭，会溃不成军。

他做出重大决定。“明日午时，咱们兵分二路，包抄飞龙谷。”

“对，咱们杀他个措手不及。”副将附议，在地图上指着行军的路线。

“十六阿哥千万不可贸然行事……”军师恐慌地想阻止。

胤礼却一意孤行。“再等下去，等于是给敌人喘息养兵的机会，我们只要小心山势，一定可以将噶尔丹的族人一网打尽。”

肆虐的漠风在山谷中回荡，卷起的黄沙粒教清军睁不开眼睛，和敌兵交战时，吃了暗亏，无法神速前进。

胤礼箭衣蟒袍，坐骑大宛宝马，上高山如履平地，他骁勇善战，擎着一柄大刀，一路所向无敌，只身领先杀进飞龙谷。

山岗西面，副将领着一支军队，攀藤附葛地爬上去。攻其不备，弯弓搭箭，“咻咻！”射向敌军。

噶尔丹的士兵如倒栽葱般倒下，清军喊杀连天。

进入谷中的胤礼却被四面八方的迷雾困住，好似落在井圈子里，脚下满地荆棘，他看不清，宝马便被缠住，蹄子动弹不得。

他只好跃下马背，跌跌仆仆，提高警觉地走着。

想不到这山谷聚集了作战的天时地利，怪不得噶尔丹按兵不动，就是想引君入瓮。他有些

后悔没有听从军师的建议，多观察地形、敌情，现在处境这么危险，稍不留神，恐怕就成了山中亡魂。

可是为了痴心等候他的珍缡，他绝对不能出事。

“爱新觉罗·胤礼！纳命来！”突然从密长的芒草间窜出一道人影，暴出喝语，一把长剑如疾风骤雨扫向他。

在迷雾中，他吃力地应战，眼睛较不适应，对手似乎是噶尔丹的世子，招招狠毒，硬是把他逼退到残垣断壁处，他的足靴踩到一坨流砂，蓦地陷了下去。

他惊觉后头是无路可退的山崖，拼命挥剑，保全性命。

可是噶尔丹的世子存心致他于死地，步步不肯放松，扬身一个飞旋腿，把他踢落山谷。

“啊——”胤礼翻落而下，底下是万丈深渊，刺藤划破了他的衣袖，他慌乱地想抓住任何树枝，却勾不着，身子迅速往下坠，被湍急的河流载走……

清军副将赶上看到这一幕，莫不惊呼：“十六阿哥！”却也来不及挽住胤礼，眼睁睁地见皇子命丧悬崖。

“可恶！”清军化悲愤为力量，团结一致，把少数的噶尔丹余孽铲除，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他们的主帅却已功成身亡，为国捐躯了。

众将士立剑于地，单膝跪下，哀悼十六皇子，莫不吸涕掬泪。

厮杀了一天的战场终于沉寂了，火红的夕阳余晖缓缓流向西方。

第05节

在慈馨宫中，穆妃娘娘邀爱女一同用膳。珍缡却掩饰不了害喜的症状，频频捧心呕吐。

“你有喜了，是不是？”穆妃脸色难看，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珍缡只有含泪点头，跪求母亲。

“额娘，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我很想留下他。”

“你疯啦！今后你要在宫中如何立足？堂堂的十七格格未婚有子，闲言闲语你受得了吗？皇上肯定会把你逐出宫去！”穆妃盛怒、激动地道。

珍缡抽抽噎噎地哭泣，可怜兮兮。终究是亲生的女儿，穆妃不再苛责她，却是更加头痛。

如何解开十六阿哥的身世！如何让皇上退婚？如何求皇上接受他们这对苦命鸳鸯，这更是天大的难题。

若发生在寻常百姓家，这事就好解决了，然而他们偏偏是皇室的成员，皇上丢得起这种险吗？

穆妃长吁短叹，盯着珍缡尚平坦的小腹，这块肉能瞒多多？

“穆妃娘娘、珍格格……”虞嬷嬷顾不得上了年纪的一把老骨头，急急忙忙奔进来。

“虞嬷嬷，什么事那么慌张？”她们神色一凛。

虞嬷嬷一边喘息，一边把听来的消息说给她们知道。

“边关传来捷报，咱们打了胜仗……。”

“真的？”珍缡欣喜若狂，她很快就可以和胤礼相聚，不用担心赐婚的问题。

但往下的却是令她如遭雷击电灼的噩耗——

“可是……十六阿哥他摔下山崖，遍寻不获，恐怕尸体被狼狗给衔走了。”虞嬷嬷声泪俱下。

“不……”珍缡在一瞬间被打下永不翻身的地狱，她承受不了这种锥心的悲痛，晕厥过去。

“珍缡！”穆妃搂着不醒人事的爱女，摇晃着她的身子。虞嬷嬷连忙帮忙把格格的娇躯扶上绣榻。

“这个打击对她来讲，实在太大了，可怜的孩子……”虞嬷嬷伤心地哭着。

穆妃在心中盘计着，既然十六阿哥死了，为了女儿的将来，只有逼她如期嫁进简亲王府。虽然这么做太过残忍，但是事至于此，只能说是他们缘分浅薄，无缘结为夫妻，怪不得她。

清兵已班师回朝，依然不见胤礼平安归来。

珍缙哀莫大于心死，她愈来愈消瘦，终日以泪洗脸。难以相信她深爱的人已不在世间，永远难以相见。早知如此，她说什么也不让他去，战功彪炳有何用？能比得上一条宝贵的性命吗？

她痛不欲生，几次想寻死解脱，却不忍腹中的胎儿陪她一起丧命。

这未出世的孩子，是胤礼唯一留给她的。

在夜的最深处，与黎明交接时，偶尔她会梦见他，迷蒙地看到床边仿若站了个人，以温柔且痛楚的眸光在抚慰她，似乎要她坚强地活下去。

她艰难地伸出手要勾住他，他的身影却缓缓远离，消失在晨雾。

从恶梦中惊醒，她免不了悲恸万分，哭肿了双眼。

往后的日子该何以为继？

这一日，穆妃捧着一碗褐色的药汁，神色诡异地跟她说，这是安胎药，要她乖乖喝下。

珍缙心生疑云，因为母亲从不关心她肚里的孩子。怎么会亲自煎补药给她喝，又不差遣宫女代劳？

“我不想喝。”她推却着，面无表情。

“不喝的话，胎儿会营养不良喔！来，乖……”穆妃费心哄骗她，硬把一碗药凑近她的嘴边。

“不要嘛！”珍缙紧闭着唇瓣，不让一点点苦药渗进嘴里，甚至挥掌将药碗打落，褐色液体流了满地。

穆妃急促之下，脸色骤变，阴沉地逼她就范。

“你今天不把胎儿打掉，就不要怪我和你断绝母女关系。”

“额娘……你为什么那么狠心？这孩子也是你的孙儿，你不能剥夺他生存的权利。”珍缙泪流满面。

“珍缙，你的眼光要往远处看，你还年轻，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孩子会让你身败名裂，留下他没有好处，你何忍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皇上又会允许你养大一个私生子吗？你冷静想一想，现在打掉胎儿，你可以重头开始，十天之后，简亲王府的花轿就要来迎娶你了，千万不要让孩子误了你一生啊！”穆妃对她讲着一篇大道理，爱之深，责之切。

“十天之后，花轿就要来迎娶了？”她陷入震惊，悲痛逾恒的她忘了成亲的日子，想不到事情迫在眉睫。

“额娘见过煜阳贝子了，他相貌堂堂，举止谦和，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对象，你嫁过去之后，他一定会善待你的，也许日久生情，你会爱上他也说不定……”穆妃苦口婆心地劝她。

“不……不会了……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她喃喃地，声音小得只有自己听得见。

母亲的话滔滔不断，如嗡嗡般震着她的头壳，她的脑海盘旋着胤礼的脸孔，无论如何，她都要保住他们的孩子。

现在她已别无选择，只有和命运赌一赌。她开口道：“我可以同意嫁给煜阳贝子，但是请额娘不要逼我打掉孩子。”也许煜阳贝子可以做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这怎么可以？那煜阳贝子会接受你腹里的孩子吗？”穆妃倒抽一口气，恐怕届时不管她是皇上的十七格格，都会气得退婚。谁能容忍自己的妻子不但不贞，而且还怀了别人的孩子？“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冒险，拿一生幸福开玩笑。”

珍缙面色凝重。“那就请额娘为我收尸吧！”她冷冷地道：“孩子没了，我也活不下去。”

“你……胡闹！”穆妃气呼呼地，但却拿爱女没辄。

这事怎么可能行得通？就算煜阳贝子个性再好，也没有那么宽宏大量。

皇宫上下一片喜洋洋，皇十七格格今日要出阁了。

礼部接了圣旨，丰厚的嫁妆奩盒陈列在太和殿。

简亲王府的煜阳贝子依礼迎娶十七格格，向皇上、皇后和穆妃娘娘行三跪九叩。

珍缙身穿红艳艳的吉服，头兜红巾，在宫女的簇拥下，拜别父母，从小生长的深宫，坐上花轿，出发到夫家。

燕妃终于如愿将她嫁出阁，但是胤礼已死，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整个婚礼，珍缙几乎是没有知觉的，她像行尸走肉，任人摆布。

到了新房，她静静地坐着，等着煜阳贝子进来，她便要向他说明清楚，取得他的谅解。

可想而知他会多么震怒，但是这一切终得面对。

烛泪滴尽，她等了好几个时辰，仍然不见煜阳贝子，她不禁纳闷，扯下了红巾。

“十七格格，贝子爷在前厅喝醉了。”服侍她的丫环惶恐地禀道。

“噢，那我先睡了，你来帮我更衣吧！”珍缙脸上没有一丝怒气，淡淡地道。

“是。”丫环讶异格格的好脾气。

这洞房花烛夜，贝子爷不进房为格格掀喜帕，不喝合杯酒，格格怎么还若无其事，睡得着呢？

她动手为珍缙格格卸下沉重的凤冠璎珞，犹豫该不该告诉格格有关秋荷姑娘的事。

这位十七格格看起来不像传闻中的娇蛮任性，而且平易近人，不禁令人心生好感。

她不忍心告诉格格这么伤人的事实，闭上了唇。

翌日，珍缙还是不见煜阳贝子，不过婆婆简福晋亲自来看她，本来她该到前厅奉茶的，可是新郎官却迟迟不见人影。

简福晋也支支吾吾，不愿告诉她真正的原因。

难道煜阳贝子根本不愿娶她？她猜想着，紧绷的心顿时放松。

这下子就好办了。

珍缙试着在王府大院寻找煜阳贝子，没有一个下人敢告诉她，贝子爷在什么地方，她只好逐间探望。

终于，在一处僻静的幽阁，给她达到了，两名男女共处一室，男的锦衣玉带，白净斯文，女的幽柔倩丽，可谓是一对璧人。

他们看见她闯入，张口瞪目。

女子首先发难，惊慌跪地。“十七格格，奴婢秋荷见过十七格格。”

“秋荷，你不用跪她，起来，我说什么都不会让她欺负你。”煜阳贝子怜惜之意表露无遗。

很好，她最欣赏专情的男人。珍缙一派从容，笑嘻嘻地道：“他说的对，你不用跪我。”然后瞪了煜阳贝子一眼，露出久违的淘气表情。“谁说我会欺负她，我不但不会，而且准许你纳她为妾。”

煜阳和秋荷面面相觑，无法理解十七格格的宽容。两人深怕这是格格释出诱饵，要他们放下戒心，日后伺机拆散他们，因此不敢接口。

“甭疑心，我可以成全你们，但是这是有条件的。”珍缙走近，打算和他们敞开心胸，将一切说明白。

她的感觉告诉自己，秋荷不是坏女人，就算是，她也得试一试。

三人微妙的三角关系，就在王府中不露痕迹地共存。

煜阳贝子和秋荷果然同情她的遭遇，愿意为她隐瞒真相，对外也宣称十七格格入门喜，怀了贝子爷的孩子。

他们这对历经波折的鸳鸯也得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原来秋荷是王府的丫环，和煜阳贝子打小青梅竹马，要不是不敢逆旨，他绝不会娶珍缙。

珍缙整日看见他们如胶似漆，夫唱妇随，她就心痛地想起胤礼，在她的心里还藏着一丝希望——胤礼只是失踪，他没有死。

这样的意念一直支撑着她，肚里孕育的小生命有了胎动，使她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不再孤单。

隆冬的季节，漫天飞雪，简亲王府的梅花一枝独秀，傲挺在一片银白的世界。

梅花象征着坚忍不拔，似乎在意喻她也要学习梅花的精神。

珍缙披着雪狐斗篷，徘徊在梅林，身边花瓣飞絮，诗意盎然。

穆妃娘娘担心她嫁进简亲王府的情形，特地来看她，一知道煜阳贝子新婚不久就纳了一名小妾，气愤、后悔不已。

她把个中原委告诉额娘，要额娘别挂怀。

穆妃叹着气，原本巴望着珍缙能忘了胤礼，有个好的归宿，没想到她这么死心眼，婚后也不曾和丈夫同房。

她只好讪讪回宫，不再过问女儿的婚姻。

王府的丫环也很讶异堂堂的十七格格，竟然可以接受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而且不挣不吵。

煜阳贝子为了掩人耳目，偶尔也会睡在十七格格的房里，但是他谨遵礼节，只是趴在桌子上睡，床仍留给珍缙一个人睡，两人一直清清白白。

日子久了，秋荷也会来她房里和她闲聊，并亲热地缝制婴儿服，准备孩子出世后穿。

三人和平相处，看在王爷、福晋眼里，也感到很不可思议，尤其十七格格那么快就有身孕，两老对珍缙更是满意。

珍缙平常只待在自己房里，深入简出，不太麻烦下人，她赢得了王府所有人的赞赏。

往京城的方向。一个穿着暗色布衣的男人跃跃独行，缓步而来。黑色的发散乱着，随着衣衫一同被风撩起。仔细注意，他的腿带着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脸上刻着风霜的岁月，右脸颊一道刀疤，五官尚称俊朗，但是整体感觉就是个落魄的男人。

胤礼抬起黑眸，看着紫禁城的石匾，指节激动地包握起来。他终于到家了，一路风尘仆仆，跋涉千里，途中他身无分文，没有人相信他这狼狈的模样，会是堂堂十三阿哥。他靠自己，沿路乞讨，看尽人的脸色，就为了活着回来。

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但是他没有，老天爷赐给他韧性，让他在千钧一发，奄奄一息时，得到贵人相救。

那人是一个隐士，白发老翁身旁有个小药童，老翁正是个华佗大夫，他妙手回春，让胤礼原本瘫痪的双腿能够站起来，并治疗好他身上所有的创伤。

他的伤好了七、八分，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辞，不分昼夜地赶路回宫。

胤礼心里十分挂念珍缙，将近一年没有看见她，不知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以为他死，伤心欲绝呢？

他心急地跨步进入紫禁城中，城郭的外城河水波碧绿，石板桥路面，踢踏踢踏地发出声响，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敞篷马车，喳呼地掠过身旁，车夫扬声：“让开，简亲王府的少福晋要回宫了。”

马车很快跑在前头，把他丢在脑后。

胤礼对马车上的华丽少妇惊鸿一瞥，错愕自己是不是思念珍缙过度，导致眼花？她竟然坐在上头。

可是车夫说的明明是“简亲王府的少福晋”，不是十七格格。

照道理而言，未出嫁的格格必须乘有轿帘的马车。那么那名少妇不是珍缙了。

胤礼失笑地摇头，这会儿珍缙一定在竹香斋等着他回来。

他很快就可以见到她。

胤礼满心欢喜地回到宫中，幸好侍卫、宫女、太监认得他，他洗去灰头土脸，换上整洁的袍带，前去晋见皇上。

康熙万分欣喜，十六阿哥失而复得，皇上吃惊地前来探视，两人心境大不相同。

“胤礼，你可回来了，这次你立下大功，朕要好好封赏你。”皇上高坐御堂，笑容满面。

“谢父皇。”胤礼其实很想立刻奔到竹香斋，但是他平安归来，总要先来皇上这儿请安。

“可惜你没有赶上十七格格的婚宴……”皇上道。

胤礼神情骤变。“珍缙她成亲了？”如五雷轰顶般。

“是啊！这调皮的十七格格，朕总算把她嫁出去了。”皇上得意的笑。

他的恐惧愤怒窜升到极点，额头两旁的太阳穴青筋凸暴，紧握的拳头几乎是一触即发。他征戮战场，九死一生，要不是心里一直惦念着她，坚持的意念让他苟活下来，他早就成了沙场亡魂。可是他竟换来这样的结果！

不到一年，她就琵琶别抱了，真是太残忍了。

他无法原谅她，永远——

“皇儿，你怎么了？”康熙感觉他的异常。

“儿臣……只是太惊讶了。”胤礼在皇上面前，尽量压下崩溃的情绪。

下了筵席，他黯淡地回到承和宫，景物依旧，却人事全非，他激动的情绪无法平复，脑海里萦绕的全是她的背叛！

难道她口口声声说要等他回来，全是假的？

他好恨！

早知如此，他不如死了算了，也不用承受这巨大的伤害。

“胤礼，真的是你？”背后突然响起熟悉的女声，那声音充满着狂喜。

珍缙适巧回宫探望额娘，想不到喜从天降，她盼了好久的良人终于回来了。她就知道上苍不会那么残忍地夺走他！

额娘一告诉她，她就奔了过来。

由于太高兴了，她激动地从背后环抱住他的腰。

胤礼背脊一凉，因为她真的不像是他认识的珍缙了。她那原本纤细的手变得浮肿，下半身更是膨胀起来……

想不到她不但嫁人了，还怀了身孕，即将为人母。

他更加绝望、痛心，陡然转过头来，逼视着她，冷冷地、生硬地用力拨开她的手。“少福晋请自重！”

“什么？”珍缙怔住了，旋即摇头。“胤礼，你误会我了，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他翻脸无情，仇恨渗进了他的四肢百骸，愤怒咆哮：“你既然已经嫁给别人了，还有什么好说？枉费我为你死撑着回来，你却不肯等我，我真是错爱你了！你走，你现在就给我滚出承和宫，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她的脸颊瞬间惨白，柔软的红唇颤抖着。“你……你不信任我？为什么？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

“你挺个大肚子，教我如何相信你！”他阴惊的脸庞充满鄙夷，黑眸里没有半分怜爱，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令人胆寒的打击。

珍缙失望地踉跄一退，手紧抓着丝巾，脸颊垂下斗大的泪珠。“你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她顿了顿，咬牙切齿地道：“是你的。你干的好事，害我受尽折磨！”

这句话一如刺针，扎进他千疮百孔的心。

“是我的吗？有可能吗？”他竟在冷笑，完全不相信她说的话，理智已被仇恨所蒙蔽。

“我记得我们只有在一起一次，才一次，你就受孕了吗？不要把别的男人的种，推到我身上！”

他的嘴角扭曲着，面目变得十分狰狞，脸颊上多出来的一道刀疤，使他看起来更加丑陋。

她的心好痛，痛得没有办法呼吸，怀孕的负荷本来就让她时常感到心跳急促，喘不过气来，现在更是令她难受。

为什么她痴痴切切，守身如玉，等来的男人，会变了一副德行？以前温文儒雅，宠她、爱她的胤礼，到哪里去了？

她噙着泪，最后一次问他：“你到底承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他像一座石膏蜡像，动也不动，判了她死刑。

“回去你丈夫身边吧！别来找我了，我们是不可能的了。”

她面如稿灰，心碎成片片，眼前是望不着边际的空茫诡霾。她脚跟一旋，往门外走去……由于气血攻心，她走得很急，一不小心绊住了门槛，重心不稳，直扑摔倒在地。

“啊——”她哀嚎惨叫，腹部灼痛，一股热流从腿间汨汨流出……

“珍缙！”胤礼惊恐地过去扶她。

“不用你管，你不要碰我。”她忍着强烈的痛楚，挥开他的援手。

焦急冲淡了他的怨恨，他迫切地抱起她，一边向外面呼喊：“快传御医！”

“是。”伫守在外的太监急忙奔去。

珍缙却不断地在他怀里挣扎、槌打、嘶吼：“放开我，既然你都不要我了，何必在乎我的死活，小孩流掉也是你的报应！”

瞧她这么愤慨，真是他的骨肉吗？胤礼血液骚动，六神无主。他的手放在她的裙底，赫然举起，布满了鲜红的血！他被眼前危险的景象吓住。

他非常地惊惧，悔恨自己的愚昧、多疑。

“珍缙，你和孩子绝对不能有事……”

她全身已软弱无力，剧痛席卷着她的下腹，她紧咬着牙，感觉小生命正被无形的吸力抽离……

慈馨宫

穆妃娘娘爱女心切，守护在软榻旁，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珍璃，渐渐恢复知觉……

珍璃现在的身份是简亲王府的少福晋，为了防止闲言闲语，穆妃把女儿移到自己的住处，胤礼则守候在慈馨宫外。

“额娘……”珍璃模糊的视线拉回了焦点，头一个想到的便是腹中的胎儿。“孩子呢？孩子有没有事？”

穆妃眼眶一热，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实情，她别过脸，偷偷拭泪。

“孩子没了？是不是？”珍璃身子一软，茫然地问。

“是个男孩，可惜不足月早产，已经夭折了。”穆妃无限感伤。

珍璃脑袋轰得一片空白，腹里的孩子在她体内孕育了七、八个月，竟然夭折了，她甚至没看过孩子一面，孩子就匆促地离世。

天啊！她的孩子呀！

她呜咽着，侧脸贴着绣枕，任泪水宣泄地流个不停……这一切都是拜他所赐，一场空欢喜换来这样惨痛的代价！

“珍璃……”胤礼耐不住久候，冲了进来，满脸愧疚。

她卧躺在软榻，不理睬他。

穆妃更是气愤地挡在前头，叱道：

“你给我出去，珍璃她不想见你。你害得她还不够惨吗？现在孩子没了，你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是我错了，我该死！但是……我就是太爱珍璃了，才会气得失去判断。”他悔恨交加。

“你这个莽夫，怎么会怀疑珍璃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呢？她这辈子只跟过你一个男人，你也不替她想，当时边关传来你死亡的消息，珍璃又发现怀了你的骨肉，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弱女子怎么过日子？接着她又被燕妃陷害，皇上下旨赐婚，她能抗旨吗？我叫她把孩子拿掉，她偏不要，说孩子是你唯一留给她的，最后为了两全其美，她表面上嫁给了煜阳贝子，可是她和煜阳贝子至今没有夫妻之实，煜阳贝子也另有心上人，纳了秋荷为妾。”穆妃忿忿不平地道出事情经过。

胤礼恍然，明白来龙去脉，更加内疚、自责，他跪伏在床前，衷心地向她忏悔。

“珍璃，我知道我不是人，我不应该那么凶暴地对待你，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就是不能不理我。”他软语相求。“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失去孩子，她宛如遭受刀刺泣血般的痛苦，瑟缩着身子，仍不肯正视他一眼。她哀怨地道：

“你亲手扼杀了我们的孩子，粉碎了我的心。破掉的镜子，怎么补都有裂痕。”

“不，只要我们还是真心相爱，以后会有无数的孩子。”他急切地说，深怕她是真的死心了。

珍璃觉得手脚都发寒，小产后的她，身体还很羸弱，她气若游丝的说：

“也许……我以后都不能有孩子了。”

“不，不会的，没那么严重，只要你好好调养身子……”从没见过她的态度如此冷冰冰的，他好害怕失去她。

“你走吧！让我好好休息。”她平静地说，依然没有转过身，可见心里仍在怪他。

“珍璃……”他惶恐无助。

穆妃扳起脸，两手插腰，下逐客令。“珍璃叫你走，听见没有？”她着实也不能原谅他的行径。

胤礼伫立了一会儿，在不受欢迎的情形下，只好黯然离去。

他的心也蒙上一层阴影，因为此刻的珍璃毕竟是煜阳贝子名义上的妻子。

他们已经多灾多折了，现在又多了这一层阻碍，日后如何能结合呢？

珍缙返回了简亲王府，王爷和福晋虽对她不小心小产，颇有微词，但碍于她是皇上的格格，也不敢当面指责她，只祈求上苍让王府的命脉早点来到人间。

悲伤过度的珍缙愁眉深锁，镇日足不出户，秋荷对格格的成全有一分感激之情，因此天天来安慰她。

这日，秋荷陪着珍缙在深院，祭拜死去的婴灵。

紫檀木桌铺着描金凤纹的织锦，上面摆着火烛素果。

秋荷为她点燃线香，退到一旁。珍缙秋眸含悲，手中的线香燃起袅袅清烟，在西风中飘散，她嘴里念念有词，沉浸在与无缘的孩子对话中。

感伤中，一名小丫环前来禀报：

“启禀少福晋，十六阿哥前来探望，现在人在大厅中，贝子爷请你过去。”

“告诉十六阿哥，我人欠安，不方便见他。”珍缙绝情的说。

说完，便转身进屋，将门扉紧拴。

小丫环回复之后，胤礼心急如焚，顾不得礼仪，硬要进去找她。煜阳贝子觉得奇怪，十七格格从未告诉他腹里的胎儿是谁的，似乎有苦衷，难以启齿，如今看来，事情果然有蹊跷。

“贝子爷，就让十六阿哥进去和格格好好谈一谈吧！”善解人意、心思细密的秋荷特地到大厅看一看这位十六阿哥，她方才见珍缙的脸色，就猜想十六阿哥一定与孩子有关。

解铃还需系铃人，她大胆地建言。

“这……”煜阳贝子犹豫地。

“无妨，反正王爷和福晋不在府里。”秋荷道。

“多谢。”胤礼迫不及待地冲进去。

煜阳贝子想跟上去，秋荷拦袖阻止他。“等一等，贝子爷，依臣妾看来，十六阿哥很可能是格格孩子的父亲。”

“什么？怎么可能？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煜阳贝子震惊道。

“这我也不懂，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十七格格成全我们，我们也应该帮她早日觅得良缘，不是吗？”秋荷巧具慧心。

煜阳贝子认同地颌首。

“你开门啊！珍缙……”胤礼敲着房门，一声比一声还急，重复喊着她的名。

她两手覆住耳朵，不愿听见他的呼唤。

两人隔着门扉，僵持着。屋里的人儿连一句话也不回答，胤礼只好动脚踹门，非得见到她不可。

可是他的腿早已没那么灵活有力，一场战役重挫了他的腿，胤礼几番踢踹！旧疾复发，疼痛难堪。

珍缙从雕窗中看到 he 跌坐在地，终于心生不忍，到底一夜夫妻百日恩，她敞开门，放 he 进来，但是仍一脸凝肃。胤礼抬头看见 she 自动开门，欣喜地从地上爬起来。

“话说完了就走。”她冷若冰霜地道。

“珍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误会你，不该不分青红皂白，是我该死。”他竟跪了下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但是他可以为 he 心爱的女人屈膝。

珍缙深深一震，受伤的心跳动着，慌措地说：

“你不要跪我，你的膝盖是跪皇上、跪太祖的，我承受不起。”

“不，皇上、太祖都不是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只有你！”他激昂地道。眼中盛满爱意，甚至情到深处， he 不由自主地落泪了。

她忍不住望进 he 深邃的黑眸，男人有泪不轻弹， he 为了唤回 she 的心，做了男人最不可能做的事。

她心软了，五脏六腑深深震撼着，毕竟 he 当时会那么冲动，也是因为太爱 she，情有可原。

她为 he 找了理由，缓缓伸出手，拉 he 起来，亦是热泪盈眶。

“你原谅我了吗？” he 小心翼翼地问，一只膝盖还不敢离地。

她微微牵动嘴角，算是笑了。“嗯……” she 颌首。

“珍缙，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受伤害了，对不起……” he 忘情地搂住 she，摩挲 she 的秀发，啄吻 she 的香腮。

温热湿滑的触感勾起 she 的回忆， she 百感交集、哽咽、楚楚可怜地娇啼：“人家……人家等

你等得好苦……我不准你再去打仗了……”

“不会了，我不会再让你担心受怕……”他磷惜地爱抚着她，企盼已久的舌窜入她的檀口，缠住那香嫩的小舌，贪婪地吸吻她口中的蜜津，持续加深……像是要一股脑儿宣泄多日来的相思……

要不是她刚小产，人又在简亲王府，他真的会要了她，而且不只一次。

但是眼前他得忍住，他怜情蜜意地拥紧她，啃咬着她的珠垂，情话绵绵……

她偎在他的怀里，渐展笑容，抛去过去的包袱，像冬眠已久的软蛇，在春风中苏醒。

第06节

皇上在御殿上论功行赏，胤礼贝勒平定噶尔丹有功，封他为礼亲王，并在京畿之地大兴土木，建造王府。一时间，十六阿哥成为众人巴结奉承的红人。

皇亲大臣争相推荐自家闺女，令胤礼十分困扰。

燕妃娘娘看得眼红，胤礼是她倾心的对象，可是她再而三地向他表明心迹，大胆求爱，都被他断然拒绝。

她渐渐由爱生恨，她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因此皇上一提起赐婚，她就从旁阻挠，穆妃娘娘也破天荒地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不愿胤礼娶亲。

穆妃的反常引起她的质疑，她觉得事有蹊跷，得好好查一查。

然而她也不知从何查起，只好伺机而动。

某日胤礼趁着勘查新王府兴建的进度，有了机会溜出宫去。

人在简亲王府的珍璃也以进香礼佛为借口，悄悄地出门和他幽会。

两人相约在胤礼宫外的“白云别苑”，这是一处打猎休闲的庄院，想不到竟成了幽会最好的场所。

翠林绿野，山环水绕，春花如绣的世外桃源，夹着一声声细碎的鸟语，珍璃徜徉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开心地和胤礼并肩拉手走在白石甬道，通过一排冬青树，神清气爽。

“瞧你走得热出一身汗来。”胤礼温柔地为她拭汗，脸上挂着笑意。

“我能在这里洗个澡吗？”珍璃一向不喜欢身上有残汗，有时夏天要洗上两、三次澡。

“可以。”胤礼带她进入一间四周挂着帷幔的居室，呈凹字形，中间缺入处，便是汤池，池水热气喷腾，水中间还立着尊石狮头，从吼狮口流出汨汨的流水。

这么精致的汤池，她真想立刻一跃而下，享受一番泡澡的乐趣。

四下无人，胤礼从背后圈住她，吻她流汗的颈项，煽情地说：“我们一起洗鸳鸯浴，好不好？”

她娇羞地转身，点了点头……

总算是拨云见日，珍璃人在简亲王府，可是一颗心都悬在皇宫中的胤礼身上，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支手托腮，想念着心上人。

虽然两人冰释前嫌，恢复了以往的燕好，但是胤礼和她，剪不清、理还乱的兄妹关系，仍旧困扰着她。

天有不测风云，他们不能这样偷偷摸摸地过下去，总得想个法子来，让皇上不愠不怒地接受胤礼不是皇子的事实，但是这比登天还难，尤其现在她又是有夫之妇，两人若要结为正式夫妻，恐怕连神仙也爱莫能助。

因此珍璃虽拥有胤礼全心全意的爱，但心中仍然很没有安全感，仿佛老天爷还会降下什么灾厄，迫使他们分开。

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极不踏实，有时她真想冲到父皇跟前，跪求他，告诉他实情，可是一想到额娘三申五令地告诫她，这件事危及到胤礼的性命，她就只能噤口不语，让自己的身心受

尽了折磨。

这样的心事，她连个倾诉的对象也没有，谁也信不过，不敢说漏了嘴，导致她几乎有自闭的倾向。

在简亲王府她已成了不重要的人了，这个月秋荷被大夫证实有了身孕，王爷、福晋、下人们，全都去她那儿关心、嘘寒问暖，秋荷原本预做给她腹中胎儿穿的衣服，现在全留给自己未来的孩儿，真是世事多变，难以预料。

有时她还挺羡慕秋荷的时来运转，苦了十几年的丫环，遇上如意郎君，飞上枝头当凤凰，沉浸在幸福里，从此没有烦恼。

她何时才能像秋荷一样，和心爱的男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蹙眉叹气之际，府里丫环领着一位嬷嬷到来。

“少福晋，这位嬷嬷找您。”

珍缡一看见虞嬷嬷，眉头立刻舒解开来，绽开笑容。

“虞嬷嬷……”想必是胤礼要她来的。“你退下。”她遣开丫环。

“是。”

虞嬷嬷果然从怀袖取出一封书信，交予她。“十六阿哥托我拿给你的。”

胤礼不能天天出宫，又挂念着她，因此想出这个法子，虞嬷嬷是宫里的老奴了，出宫比较容易。

“谢谢你，虞嬷嬷。”珍缡喜孜孜地拆开书信。

那龙飞凤舞、磅礴有力的字迹，熟悉、亲切的感觉，窜入心头，一股暖烘烘的热流，填补了她空虚的心灵。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痴傻地笑着，把信笺按在心头，转身对虞嬷嬷说：

“你等我一下，我写封信回给他。”

她磨墨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字字流露出真情。

虞嬷嬷看他们相爱却不能相守，难免感叹。

这其实是她造的孽啊！

若不是她听从严妃的话，把格格换成阿哥，也就不会造成这种两难的局面。

可是话说回来，胤礼若没有被抱进宫去，又如何能和珍格格相遇呢？

总之，是冥冥中安排好的情缘。

至于结局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沿着宫墙，避过宫里的人，虞嬷嬷小心翼翼地走着。

她出宫的次数多了，也很容易教人起疑。

首先发现的便是燕妃，她领着宫女、太监，早在御苑后门堵她。

“站住，虞嬷嬷，你鬼鬼祟祟地，做什么？”燕妃精明、凌厉地问。

“老奴……没做什么。”虞嬷嬷巍颤颤地，神情极不自然。

燕妃的眼神绕着她打转，想从她身上揪出一些秘密。

“那你为什么经常出宫？”燕妃尖锐地问。

虞嬷嬷发着抖，吞吞吐吐地道：“十六阿哥吩咐老奴，出宫采买……”

“喔——”燕妃娘娘扬高了声调，看她两手空空，分明是在撒谎。“那你买了些什么？怎么我都没看见？”

“这……”虞嬷嬷盗出一身冷汗，心虚地语塞。

“你最好老实说。”燕妃逼视她。

“燕妃娘娘……恕罪，老奴不知道要说什么……”虞嬷嬷惶恐不安地倒退。

燕妃使了一个眼色，宫女和太监三五人把她抓起来。

“你们这是做什么？”虞嬷嬷仓皇地挣困，可惜她年老力衰，后门又鲜少有人出没，她根本孤掌难鸣。

这些宫女、太监又都在潇湘阁当差，是燕妃的人，恐怕也收了燕妃的好处。

她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更令人惊骇地，一名伶俐的宫女从她身上搜出了那封珍格格写的信。

“还给我，快还给我！”虞嬷嬷不断地泣喊。

万一燕妃把信呈给皇上，后果不堪设想。

都怪她一时大意，才会落在燕妃手上。
燕妃把那封信浏览了一遍，嘴角掀起一抹诡谲的笑。
她总算逮到珍缙和胤礼的把柄了。
这对异母兄妹竟敢乱伦，简直是不想活了。
她非得禀告皇上不可。

“不好了、不好了，十六阿哥……燕妃她……”
燕妃搜出信后，没有为难她，虞嬷嬷惊恐万分地回到承和宫。
“虞嬷嬷，出了什么事？”胤礼放下手上的卷宗，他正在研读兵法。
“燕妃她把珍格格托我带回来的信搜走了！”虞嬷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事情的经过。
胤礼脸色铁青，深深震住，一时之间，方寸大乱，束手无策。
“都怪我不好……”虞嬷嬷自责不已，难辞其咎。
胤礼不忍如亲人般的奶娘，帮他的忙，却还要背这么大的包袱，语气温善地安慰她：“奶娘，这不是你的错，该来的总是会来，我先去找燕妃娘娘谈判。”
胤礼自然是想拿回那封信，虞嬷嬷坐立难安，心急如焚，因为燕妃抓到这个把柄，不会那么容易松手的。
这个燕妃看不出有那么深沉的心机，真是可怕的女人。
她已经老了，早就是一脚踏进棺材的人，若是燕妃敢对胤礼不利，她拼了命也要保护胤礼。

潇湘阁

燕妃泰然自若地对着菱花镜描画眉，对胤礼的话充耳未闻。
她是故意在惩罚他曾对她的不理不睬，存心刁难他。
“燕妃娘娘……”他沉住气，再度重复。“请你把信还给我。”
燕妃缓缓回首，对他妩媚一笑。
“你若唤我的闺名，比较有诚意。”
记得她曾经说过，胤礼有求于她！不得不低头，顺她的意。
“如燕……”
“嗯，你们男人还真贱，有求于人，就乖得像条狗。”她轻蔑地道。如果不乘机羞辱他一番，她这口气咽不下。
胤礼忍耐到极限，暴出怒吼。
“你够了没有！无耻的女人！”
燕妃背着父皇勾引他，已引起他极大的反感，如今再以此刁难他，他更加讨厌她。
“你……你敢骂我！”燕妃火冒三丈，岂容他口出不移。
“骂你又怎样？你本来就是淫贱的女人。”
“放肆，住口，你和珍缙才是一对狗男女，明明是亲兄妹，还做出禽兽般交媾的行为！”她忿而咆哮，抓到他的弱点！炮轰回去。
胤礼激动地抡起拳头，气得失去了理智，竟脱口说出：“我们不是亲兄妹！”
“什么？”燕妃竖起耳朵，眯起凤眼。“难道十七格格是穆妃偷汉子生的？”这可有趣了，是扳倒穆妃的大好机会。胤礼说溜了嘴，背脊一凉，从脚底升起一阵寒意，语带模糊的辩解：
“珍缙……当然是皇上的亲生女儿，你别瞎猜！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乱伦……”
“你太矛盾了吧！除非你才是假冒的皇子……”燕妃透视着他的心思，咀嚼他的语气。
胤礼慌乱地，不知如何力挽狂澜，化解危机。
“燕妃，我们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的麻烦？”他软化了语气。
“我哪有？”她含冤地娇嗔，一手搭上他的肩头。
其实她也只是想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屈服在她的石榴裙下。
胤礼全身僵硬，碍于情势，不能一掌挥开她的手，只能低声求她：
“那么……请你高抬贵手，我会将你的恩情铭记五内。”

她发出妖娆的笑声，另一只手大胆地撩拨他伟岸的胸襟，在他耳畔吹气如兰。“我不要你感激我，我只要你……成为我的男人。”

这么露骨的话，他听了不由自主地脸红。但是他不是个容易受诱惑的男人，现下只觉得恶心。

燕妃却以为他心动了，软玉温香地贴住他，如八爪鱼般附牢他的身体。

“你试过之后，会发现我比珍缙更好。”

他冷冷地回应她的热情。“既然你这么渴望男人，为什么不干脆去当妓女，凭你的姿色，入幕之宾应该会不少。”他讽刺地道。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她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禁不起他的污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让你付出得罪本娘娘的代价，你等着瞧。”

胤礼挺直了腰杆，不想再受她的威胁，他豁出去了。

“悉听尊便，大不了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你给我记住！”燕妃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疯狂地大吼。“我要杀了你！”

她的颜面全被他踩在脚底下！

自尊再一次被打击！

为什么他不爱她？

难道她不够美吗？

不！她是最美的女人，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是他没有眼光，他该死！

珍缙格格被母亲紧急召回宫中，穆妃娘娘如坐针毡，在慈馨宫来回踱步。

“额娘……”珍缙得知之后，泪流满面。“你一定要救救女儿、救救胤礼。”

“唉哟，这件事太棘手，又牵扯到胤礼真正的身份，你教额娘怎么帮？”穆妃头疼欲裂。

珍缙哭得更厉害，胤礼温柔地把她揽进怀里，安慰她道：“不要哭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随遇而安吧！”

记得五台山的慧安师父说过，他们是福禄鸳鸯，就算遇到灾难，也会逢凶化吉。

他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随遇而安？你说的可真轻松。”穆妃不以为然地讽道，“弄不好，可是杀头的大罪。”

“杀头就杀头吧！我在噶尔丹也死过一回。”胤礼具男子气概地说。

“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也活不成。”珍缙伤心地说。

“那我们到地府做一对阴间夫妻好了。”他轻拭她梨花泣泪的脸颊。

她偎在他的怀里，轻轻啜泣。

穆妃明白女儿对胤礼可是死心塌地，两人就像并蒂莲，若摘下任何一朵，另一朵也会被连根拔起。

她莫可奈何地看着为爱不顾一切的宝贝女儿。

届时事情被揭开了，她只有尽力求皇上赦免了。

但愿皇上不会那么狠心。

在一旁的虞嬷嬷偷偷掉着眼泪，她绝不能让胤礼被皇上处死。

该死的是她这个老婆子。

皇上无法置信地看着那封文情并茂的信，手因颤抖，而让信笺滑落，无声无息地掉在地上。

“怎么可能？珍缙她……”康熙跌坐在金龙椅，喃喃地，久久无法平复心中的震惊。

燕妃蹲身拾起那封信，说出更惊人的秘密。

“十七格格和十六阿哥也许不是亲兄妹……”

“你说什么？”康熙顿感血脉逆流，胸口直喘不过气来。

“这事臣妾也不清楚，皇上可以传十七格格、十六阿哥还有虞嬷嬷问话？”

“虞嬷嬷？”

“这信就是从虞嬷嬷身上搜到的，她是胤礼的奶娘，和这件事绝脱不了关系。”

康熙脸色深沉，额上青筋凸暴，他绝不容许皇子和格格做出淫秽宫廷，败坏门风之事。

“小玄子，给朕宣十六阿哥、十七格格晋见。”

“喳。”

“等等，还有虞嬷嬷、穆妃娘娘。”康熙心烦意乱。

燕妃一副看好戏的姿态，待会儿她非得再加油添醋一番，让胤礼和珍璃知道得罪她的结果有多惨！

须臾，太监公公领着他们面圣。

“皇阿玛吉祥。”

“皇上吉祥。”

胤礼、珍璃、穆妃娘娘及虞嬷嬷战战兢兢地蹲礼问安。

康熙怒目相向，眼中燃着两簇火焰，似乎要把他们吞噬。“给朕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燕妃手上的那封信。

“皇阿玛！”珍璃格格首先扑通跪地求饶。“女儿求皇阿玛成全，女儿和胤礼两情相悦……”

“荒唐！”康熙不待她说完，忿忿地打断。“你们是兄妹，身上皆流着朕的血液，如何能结合？何况你早已是简亲王府的少福晋。”

这会儿，换胤礼拽袍，陪着她跪下。

“皇上恕罪，儿臣并非皇上的亲生嫡子。”他坦承招出。

康熙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皇上！”燕妃娘娘及时扶住他。

“你说什么？为什么你不是十六阿哥？”康熙简直难以接受这样的恶耗，他养了快二十年的儿子，不是他亲生的？虞嬷嬷惶恐地匍匐投地，老迈而布满斑点的两手上举高呼圣上：

“皇上饶命，这全是老奴的错，老奴罪该万死。当年不该听从严妃娘娘的话，把初生的格格偷换成阿哥……”

康熙瞪大两眼，晴天霹雳，上前揪起虞嬷嬷，顾不得她岁数已大，大声咆哮：

“你这个该死的蠢奴才，竟然敢欺君犯上，简直罪无可赦！”他气得全身发抖，表情含着一丝可怕的杀意。

虞嬷嬷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双腿虚软，吓得魂不附体。

燕妃心中无比讶异，万万没想到胤礼才是假冒的皇子，而珍璃是货真价实的格格，这出乎她的意料。

“皇上，请饶恕奶娘一死，当年她也是迫于严妃娘娘的权威，试想一名丫环，有什么能力抵抗主子的旨意？”胤礼不顾自己，恳求着康熙皇帝。

虞嬷嬷感激涕零，胤礼这么维护她，也不枉自己疼他，说出实情，她死而无憾了。

康熙脸罩寒霜，阴惊地问：

“那朕和严妃生的女儿呢？沦落到何处去了？”想到那个被亲生母亲抛弃的无缘女儿，他就心酸。

他的格格怎么可以流落在外？他一定要找回那个孩子。

虞嬷嬷慌乱地回答：“启禀皇上，小格格放在竹编的摇篮里，随着御河流出宫外……”

“什么？”康熙痛心不已。“这么说小格格可能已经淹死了？”他更无法原谅虞嬷嬷可恶的行径。

“小格格洪福齐天，也许还活着，奴才知道她身上有块胎记，在右背上……”虞嬷嬷努力回忆，“还有……奴才在她颈子上系了一块紫色的凤纹玉佩……”

“人海茫茫，教朕如何找起？你这个刽子手，害朕和小格格骨肉分离，朕要把你五马分尸！”康熙怒不可遏，指挥殿前武士，“把虞嬷嬷拖下去斩了！”

“皇上！”众人惊呼，“皇上饶命！”

虞嬷嬷眼前一黑，禁不住被斩首的宿命，晕厥倒地，任人拖出。

“奶娘！”胤礼哀恸逾恒，伏首痛哭流涕。

穆妃娘娘赶紧出言劝阻康熙再蒙杀意，“皇上！当年胤礼尚在襁褓，他也糊里糊涂地当了您十几年的儿子，喊了您那么多年的皇阿玛，他是无辜的，请皇上念在父子情深，宽恕了他。”

康熙定定地看着这位优秀、不可多得的假皇子，内心交战着，穆妃说的是不无道理，当时胤礼还小不懂人事，的确情有可原。

珍璃格格也哭道：“皇阿玛，女儿给您磕头，请您饶了胤礼。”说完，她磕头如捣蒜。

燕妃见皇上动容，深怕皇上一时心软，赦免了他们，让他们双宿双飞，阴险地禀奏：“皇

上，这件事他们早就知道，却知情不报，恐有欺君之嫌，再者……胤礼勾引已为人妻的十七格格，居心叵测，请皇上圣夺。”

“燕妃你不要多嘴！”穆妃紧张地瞪视她。

燕妃回以挑衅的眼神，不把她的警告当一回事，穆妃更气了，要不是怕皇上误会，她非把燕妃的丑事抖出来。

康熙正在气头上，愤而拂袖，传令：

“来人啊！先把十六阿哥押到刑部大牢，交由宗人府处置。”

“皇阿玛……”珍缙的心险些抖出来。

“皇上请三思！”穆妃娘娘还想替胤礼求情。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不必再说了。”康熙盛怒地道：“珍缙，你已出嫁，应恪守妇道，不该再和胤礼乱来，就算他不是你的兄长，你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你是金枝玉叶的格格，他只是普通百姓。现在你就立刻回简亲王府！”他下达命令。

“不，我不要……”珍缙哭闹着，心碎、失望地大喊。

胤礼面如死灰，不发一语，他是认命了。

“胤礼……”珍缙呼天抢地，悲不可抑，眼前是一片抓不住的空茫诡霾……

眼睁睁地见心上人深陷牢狱，她哀嚎痛哭，不支倒地，陷入昏迷……

“珍缙！”穆妃捧住女儿虚软的娇躯，提心吊胆地。回首免不了对康熙怨道：“你真是个狠心的皇阿玛！”

康熙蹙紧龙眉，心中的波涛依然汹涌！

第07节

慈馨宫

十七格格躺在卧榻上，御医垂丝问脉，确定结果，束揖跪禀：

“贺喜皇上、穆妃娘娘，格格有喜了。”

“有喜了？”皇上和穆妃大吃一惊。

御医告退之后，珍缙悠悠张开眼睛，入耳即听到皇上质问：

“珍缙怀的是谁的孩子？是煜阳贝子？还是……”

穆妃惶恐地，心中虽猜出答案，但是看见皇上那张怒颜，她就不敢说。

“是胤礼的！”珍缙撑起手肘，不畏不瞒地据实回答。她也没想到她那么快又有了孩子，尤其在这节骨眼上。但是她实在不想继续欺骗皇阿玛，也许如此一来，皇阿玛就不会赶她回简亲王府。

“朕怎么会有你这种寡廉鲜耻的女儿？”康熙失望透顶，难掩心伤。

“皇阿玛，女儿和胤礼相爱并没有错，这个孩子是无辜的，请皇阿玛成全我们。”珍缙含泪哀求。

“朕如何成全？你是简王爷的媳妇，如今红杏出墙，若是传了出去，朕颜面何在？”康熙疾言厉色。

“女儿和煜阳贝子并无夫妻之实，煜阳贝子真正爱的人是他的小妾秋荷，若不是皇阿玛乱点鸳鸯谱，就不会造成两对鸳鸯的仳离。”珍缙直言，壮着胆说。

康熙摇摇欲坠，他错了吗？不，他是天子，天子赐的婚姻岂有不幸福的道理？

“你无权纠正朕，自己犯了错，还好意思怪朕！”他哼了声。

珍缙垂首，不再顶撞，反正皇阿玛贵为九五之尊，是听不下逆耳之言。

穆妃娘娘连忙做和事佬，柔声道：

“皇上，珍缙好歹是你的女儿，你不能不为她的幸福着想，那个煜阳贝子根本不爱她

……”

“那是她咎由自取，怨不了谁。”康熙鄙夷地道。

珍缙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幽咽地哭着。

父女连心，康熙不禁软化了语气：

“好了，甭哭了，好好调养身子，别动了胎气。”
珍缙抬起泪眼，露出一线生机，毕竟皇阿玛是爱她的，没有狠下心教她把孩子拿掉。
那么这个孩子也许是个转机。

阴腐潮湿的天牢，令胤礼的旧疾又复发，他待在牢中，揉捏着一条腿的筋脉，这条腿差点瘸了，疗养了好久才恢复正常行走，但是每逢雨季，又酸又痛的蚀骨感觉，就会令他受不了。
“十六阿哥，要不要来点酒？”卒役因为他是皇子，虽不明白皇上为何要关他，仍对他十分礼遇。

“谢谢。”胤礼接过酒壶，倒头饮尽，企图麻醉自己的痛觉。
“胤礼……”珍缙步下石阶，身上披着轻裘，焦急地来探视他。
“十七格格吉祥。”卒役弯腰行礼。

“起咯。”珍缙环视这里污秽的环境，空气中还有股霉味，皱起柳眉。“去取些柴火来烤干牢房。”

“是。”卒役不敢违抗，马上去办。
珍缙走近监牢，两手探出轻裘，握着铁杆。

“胤礼，苦了你。”
“珍缙，我不要紧，倒是你要好好保重自己。”胤礼激动地和她相会，掌心包覆她的手背。

她凄楚地一笑，低低地道：
“你也要珍重，不要气馁，为了我们的孩子。”

“孩子？你有喜了？”他忍不住大声地问。

“嘘！”珍缙以食指竖唇，暗示他不要声张，然后略带娇羞地颌首。“嗯，所以无论如何你得活着走出牢房，我和额娘会想办法救你的，你千万要忍耐。”

“皇上知道这件事吗？”他担心地问。

“我老实告诉他了，不过你放心，我相信皇阿玛不会忍心让他的外孙未出世就失去父亲。”

他振奋地道：“这个孩子是我的救星！”
珍缙嗅了他一眼：“你是不是故意又让我有的？”

“没办法，谁教我百发百中，如果没有做皇子，也许可以考虑做神射手。”他揶揄地道，算是苦中作乐。

“贫嘴！”她轻笑薄叱。
他认真地凝睇她。“委屈你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我怎么能让你一人承受后果？如果你不敢爱我，你仍是十六阿哥，可是你为了我，牺牲了荣华富贵，我受的委屈比不上你的付出，来生我还是愿意做你的妻子。”她的眸子盛满怜情。

他感动地隔着铁杆拥住她，给予她承诺。
“如果我侥幸不死，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不会再让你受苦。”

慈宁宫，灯火通明。

皇后受了穆妃之托，帮忙做说客，她一直在皇上跟前求情，好话说尽。

“虎毒不食子，胤礼他虽不是皇上的亲儿子，好歹也叫了您多年的皇阿玛，在战场上又曾立下汗马功劳，始作俑者的是严妃和虞嬷嬷，她们都死了，皇上就别计较了。”皇后温婉地说着。

康熙这几天被这件事烦透了，火气也减弱，只是不知该如何处罚胤礼。他询问着皇后，毕竟她是国母，他想听听她的意见。

“依你之见，朕要如何做才能两全其美？”

皇上的语气明显地宽恕，皇后喜上眉梢一答道：

“皇上真是位仁慈的君主，臣妾认为胤礼可改封为‘靖远将军’，至于珍缙格格……就请煜阳贝子写封休书，成全他们这对有情人。”

“不成、不成。”康熙皱眉摇头，不满意地道，“这根本就是纵容，总要有处罚，才能令人心服口服，维护纲纪。”

“皇上……”皇后急了，或轻或重的责罚，全在皇上一念之间。

康熙沉吟半晌，捋须思道：

“至少要将胤礼废为庶人，他本来就是寻常百姓。”

“庶人？”皇后大惊，那么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将烟消云散。她连忙反对道：“这样太重了，胤礼他文武双全，是个优秀的人才，将来朝廷还要倚赖他捍卫疆土呢！”

“他立下的战功，可以抵过，但是以后得从头来，他若是更有才能，总有一天还是能官拜将军。”康熙计算着。

“那十七格格呢？您忍心她跟着胤礼受苦？”

“珍縻这丫头太任性胡为，她若一心要跟着胤礼，自然得陪着也吃苦，谁教她罔视朕的赐婚！”康熙气恼地道。

皇后噤了声，毕竟皇上是一国之君，评断家务，还是得顾及众臣的悠悠之口。

不过不幸中的大幸，是皇上赦免了胤礼的死罪。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一波三折，最后总算化险为夷。

皇上口谕宗人府，释放了胤礼，贬为庶人。

这一刻，珍縻格格在宗人府外翘首盼望，穆妃娘娘陪着女儿前来，已为胤礼准备了一笔盘缠。

“胤礼！”珍縻见他出来，思君情切，冲上去拥住他。

胤礼褪去黄袍，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灰袍，显得落魄潦倒。他现在孑然一身，连“白云别苑”也被充公了。

穆妃实在不忍心女儿跟着他，过飘零的生活，仍然叹着气，不大高兴。

“别哭了，我们现在都是自由之身了。”胤礼拂去她脸上的泪痕，柔声安抚她。

虽然不知何去何从，归根何处，但是卸去了华丽的锦衣，回归真实，心里反而踏实许多。珍縻其实是喜极而泣，她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皇族，她也不想当一个终生被人摆布的格格。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上刀山下油锅，她都不怕，而且甘之如饴。

煜阳贝子如她所愿，写了封休书，她不用再禁锢于简亲王府，和他做有名无实的夫妻。

“有什么话，上了马车再说。”穆妃雇了辆马车，正在前头等候。她催促着说。

胤礼牵着珍縻格格的手，依着穆妃娘娘的安排，上了马车。

“额娘……”珍縻离情依依，不舍地望着母亲。

穆妃把包袱塞给她，眼眶微红。“去吧！到了西郊的宅子，别忘了给娘捎封信报平安。”她托付出宫的宫奴，在紫禁城附近买了一幢遮风避雨的平宅，供他们暂居。

“我会的，额娘，你要多保重，女儿不孝，未能承欢膝下。”珍縻哽咽地，深感愧对于母亲，她实在太令母亲操心了。

穆妃勉强挤出笑容。“好好把我的小外孙生下来，就算是报答我了。”

“嗯，孩子生下来，我会抱他回宫，给您看看。”她点点头。

母女话别之后，车夫驾着马车，扬长而去。

穆妃朝他们一直挥手，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车消失在尽头，她落下泪来，慈母的心依然牵肠挂肚。

珍縻在看不见额娘后，才缓缓转过头来，难过、自责地垂首不语。

胤礼把她的头按在肩上，给她最大的倚靠。

“你放心，我会努力奋斗，让你额娘在宫里抬头挺胸。”因为这件丑闻轰动了宫廷，穆妃娘娘的身份地位下降，成为众嫔妃的笑柄。

珍縻翻开了母亲给她的包袱，没想到布包里的第一层竟是闪亮的银两，足足够她生活许久。

额娘为她设想周到，令她不禁潸然泪下。

“额娘对我太好了……”

“有朝一日，我必加倍奉还给额娘。”胤礼也感动万分。“我会把你额娘当成是我亲生的额娘。”

穆妃从极力反对，到大力支持，都是因为深爱女儿，这样的母爱是他所从来没有的。坐在这比起皇宫玉辇要简陋许多的普通马车，胤礼感慨万千，他暗自发誓，要以最短的时间，回复到以往的风光，令众人刮目相看，才不枉珍缦不嫌不弃地跟着他。

这是一间围着篱笆，灰瓦绿墙的屋舍，庭院种植一些草木。

胤礼牵扶着珍缦格格，帮她提包袱，推开了木制的小矮门，往里头走去。

环视屋内陈设，还算雅洁。胤礼拉开一张藤椅，给她坐下休息，又殷勤地给她倒杯茶水。

珍缦啜了口茶，微笑地望着他。“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会不会太委屈你了？”胤礼颇担心她过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教她住在这种寻常百姓住的房子，她可能会不适应。

珍缦故意扳起脸，佯怒道：“你以为我是温室的花朵吗？我才怕你是个纨绔的公子哥儿，受不了苦呢！”

他莞尔一笑。“在外生活，不比在宫里，事事样样得自己来，每天一睡醒，天亮开门七件事就冲着来，柴盐油米酱醋茶，都得自己张罗，你行吗？”

珍缦赌气地卷起袖管。“当然可以，我现在就来做。”

她冲动地跑到屋外，不由分说，随手拾起地上的斧头。“就从第一件事劈柴开始！”

她将木头摆正，挥舞着斧头，跃跃欲试。

“我的小祖宗啊！”胤礼被她吓出一身冷汗，连忙夺下她手中的利斧，薄叱：“你现在有身孕，不能做这种粗重的事，以后砍柴的事不准你碰，交给我做就行了。”

“那我做什么？”她嘟着小嘴。

“你……你负责煮饭给我吃。”他想了想说。

张罗三餐是贤妻必备的，可是珍缦从来不曾洗手做羹汤，她……行吗？恐怕会把饭烧焦吧，胤礼话一说出就后悔了。

“没问题！”珍缦眉开眼笑地拍着胸脯。

“还是不要好了，我们可以吃外面的伙食。”他改变了念头。

“不可以，那不清洁，你放心好了，我会认真学习的。”她眨眨俏皮的睫毛。

“可是……”他还是不放心。

“‘一回生，二回熟’嘛！你给我一个机会啊！”

“好……好吧！”

以后的日子，他的胃势必得受一番煎熬。

但是因为爱她，也只有“逆来顺受”！

傍晚时分，珍缦正蹲在炉灶前，拿着烟筒，拼命地向里头吹气，准备升火，胤礼想帮忙，却被她推了出去。

“你等着吃就好了。”她大言不惭，夸下海口。

胤礼无奈地坐在前厅的木桌前，一手一支筷子，敲着饭碗，他已经有三分饿意了，等她弄好一餐，可能已经三更半夜了。

忽然，门口传来一位大娘的呼喊：“有没有人在啊？”

是谁呢？他初到这儿，人生地不熟，怎么有人找他？

他纳闷地走出去，眼前是一位陌生的大婶，穿着齐腰的碎花宽衫，挤出一脸和气的笑容。

“这位大婶，您找我吗？”胤礼问。

“你们今天新搬来吧！大家都叫我桂花嫂，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算是邻居。”她自我介绍一番。

他恍然她的来意，拱手回礼。“桂花嫂，我们小夫妻今天刚到，蒙你多多照顾了。”

“哪儿的话，我瞧你天庭饱满，器宇轩昂，以后必定是将相诸侯，我能和你们做邻居，是我的福气呢！”桂花嫂掩手轻笑，显然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这样也好，免去不必要的蜚短流长。

“桂花嫂人真随和。”

“大家都这么说。”她笑得十分亲切，把篮子里用油纸包着的热食拿出来。“这是我家小

儿烤的地瓜，我们一家才三口，吃不完，剩下五、六根，还热呼呼地，送给你和你妻子吃。”

“这怎么好意思？”胤礼总算体会到民间百姓的人情味，比起宫廷的尔虞我诈，他反而喜欢民间的生活。

“甭客气，收下吧！趁热吃喔！”她挥挥手，扭动肥腰，转身离去。

胤礼欢天喜地把东西拿进屋，吆喝着：

“珍缙，隔壁邻居送地瓜来给我们。”

真是太好了，他正愁晚膳没着落，这些正好充饥。

“什么是地瓜？”珍缙灰头土脸地自灶房跑出来，一边用手抹脸，她的一张俏脸竟成了煤炭儿！

胤礼忍俊不住：“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没办法，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火还是升不起来，炉灶里一片乌烟瘴气，就把我薰成这样。”她像个小可怜。

“好了，别弄了，先来吃地瓜。”他拨开皮，露出黄澄澄的馅，香味四溢。

珍缙看得目瞪口呆，垂涎三尺。“好像很好吃，我在宫中怎么没吃过这种东西？”

“我打仗时吃过。”胤礼知道她手脏，体贴地喂她，亲手将地瓜送进她的小嘴。“来，多吃一点，可别饿坏了孩子。”珍缙咀嚼着，地瓜的香味在舌齿间传开，她意犹未尽。“好好吃喔！再一块！”她张开嘴巴，像个要糖的孩子。

胤礼失笑地看着她，她怎么看，都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怎么生下小孩呢？他眼里尽是宠爱。

“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很贵吧，隔壁邻居真慷慨，送了我们这些地瓜，明天我再去买一些礼物回送给他们。”她天真地说。有句话不是说礼尚往来吗？她新来乍到，总得打好关系。

胤礼虽曾是阿哥，但是在外头的时候总是有的，不像珍缙那么孤陋寡闻，竟然连地瓜是何物，都不知道。

听她以为地瓜是很贵的东西，他捧腹大笑。

“哈哈……你真是驴！地瓜是穷人家在吃的，到处挖得到，所以皇亲贵族才不屑吃，懂了吗？”

她耳根子都红了，小小声地说：“原来如此，地瓜是很便宜的东西。”

“以后你还会知道民间更多的东西。”胤礼点了她一下鼻尖。

“嗯。”她甜美地笑着，随遇而安的个性一点也不被生活所击倒。

紫禁城，皇宫内院

潇湘阁的燕妃娘娘又在皇上跟前搬弄是非，她觉得皇上对胤礼的处罚太轻了，这简直是成全他们如愿相守，这口怨气，她怎么憋得下去！

康熙不耐烦地蹙起龙眉，不悦地道：

“朕怎么觉得你愈来愈像心胸狭窄的女人，别的娘娘都求朕饶过胤礼，只有你巴不得他死。”

燕妃被皇上不满的语气吓住，迭声道：“皇上，臣妾没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如果皇上不爱听，臣妾以后不提了。”

伴君如伴虎，燕妃也怕皇上因此而厌恶她，不再宠爱她。

康熙睨了她一眼：“你要知道，珍缙是朕的女儿，胤礼是她的额驸，两人沦落在外吃苦受罪，朕已经很不舍了，你若再苦苦逼朕，朕会很反感的。”

他其实是个在重骨肉亲情的帝君，十六格格被李代桃僵，他也下旨搜查右背上有胎记的少女，全力寻找爱女的下落，绝不让自己的骨肉流离失所。

“臣妾明白。”燕妃不敢再多言。

“好了，朕要歇息了，你侍寝吧！”康熙疲惫地挥挥手。

“是。”燕妃纵然心里有百般怨恨，却也不敢表现出来，柔顺地为皇上更衣。

康熙躺上龙榻，不消半刻，便沉沉入睡，岁数已大的他近来鲜少同燕妃合欢，燕妃此时正是阴盛时期，需要男人的慰藉。可皇上却无法满足她，即使点召她侍寝，她也不能承受雨露，而她的肚子至今也没有消息，这对一名妃子而言，没有皇嗣的庇荫，就缺少安全感。

她寂寞的芳心又蠢蠢欲动……

珍缙一袭宽衫，大腹便便地，梳着如意小髻，衣襟钮子上挂着一束雪白的玉兰花，她心神欣悦地从邻坊回来。

花儿是邻坊大嫂送的，最近她背负着敦亲睦邻的使命，经常串门子打交道，她也乘机学习烹饪，好抓住夫君的胃。

但是当她开心回家，翻开米缸时，却发现缸里连一粒米都不剩，她连忙去取木柜里藏放的钱，讶然察觉身上的银两快花尽了。

“怎么这么快？”在宫里有得吃、有得穿的她，压根儿不会去盘算金钱的用量，因此忽略了生活也有弹尽粮绝的一天。

正在愁眉，胤礼抓了两条活蹦乱跳的草鱼回来，一边呼嚷：

“珍缙，快出来看，今天有鲜鱼汤吃了。”

她闻言奔出，展开笑靥：“太好了，我正愁没米下锅。”

“家里头没有米了？我去粮行买一包回来。”

“可是……我们快没钱了……”她嗫嚅地把手上仅存的碎银交给他。“只剩这些了，要省点用。”

胤礼一愣，旋即卷起袖管，露出小麦色结实的肌肉。“没关系，我是男人，可以去干活养活你。”

“你要和平民一样做粗活？你受得了吗？那很辛苦的耶！”

“不用担心，我身强力壮，绝对行。”他安慰她。

珍缙垂下睫毛，有些难过。“就算你不是阿哥了，你也是我的额驸，皇阿玛也太狠心了，把你废为庶人……”

“没关系，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只是怕连累了你……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孩子生下来之后也需要用钱，所以我得努力一点。”胤礼计划着未来。

“我不怕吃苦的，只要能和你在一起，什么也不怕。”她无限蜜意地偎在他胸膛。

胤礼的心其实像被一块铅锤压住般，因为他必须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责，然而生活真是一大学问。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开始体会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

胤礼每天早出晚归，在货仓和一群工人做卸货的工作，身上弄得脏兮兮，满身汗臭味。

如此辛苦的干活，挣的钱却不多。

珍缙有时受不了这种捉襟见肘的苦日子，偶尔会和他发生口角，胤礼也任由她发脾气，不吭一声。然后她就后悔自己的口不择言，偷偷掉泪，他会柔情万千地安抚她，哄她入眠。

小俩口患难见真情，更珍惜彼此的可贵。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珍缙历经五、六个时辰的阵痛，平安产下一女。

女儿粉妆玉琢，长得活像母亲的翻版。

“哇，咱们的小格格笑了耶！”胤礼对爱女宠溺万分。

珍缙也露出欣慰的笑容，只是生下女儿的她，更挂念宫里的额娘。

“胤礼，我想带孩子回宫给额娘瞧瞧。”

“好啊，可是咱们进得了皇宫吗？”他们现在只是一介平民。

“总得试试看。”

“好吧！等你坐足了月子，我再带你们母女回宫。”胤礼把怀里的女儿放在竹编的摇篮里。

隔壁的桂花嫂扭着腰枝，踏进屋来。

“珍缙呀！大嫂我替你炖了花生蹄膀呢！这刚生产完的女人，吃这个最好，保证奶水源源不断。”

珍缙红了脸。“谢谢大嫂。”

“甭谢了，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桂花嫂舀了一碗，盛到她面前。

胤礼感激地道：“桂花嫂，拙荆这次生产多亏你照料了，否则我一个大男人还不知要煮些什么，给她补身子。”

“以后你功成名就了，别忘了我就行了。”桂花嫂似乎打定他将来必成大器。

“一定、一定，你的恩情，我永生难忘，若有能力，必定加倍报答。”

“我说笑的，你认真了呀！”桂花嫂掩手而笑。她走到摇篮抱起初生的娃娃，逗弄着。

“这小妮子真是人见人爱，将来长大不知要迷死多少男人。”

珍缙和胤礼相视一笑。可不是吗？他们男俊女靓，生下的女儿当然集父母优点于一身，只是要娶他们的女儿，恐怕得过关斩将，通过他们严格的考验。

可惜他们现在虎落平阳，否则这孩子可是尊贵的大清皇格格，身边围有奶娘、宫女伺候着。

唉，可怜这孩子，现在得跟着他们吃苦。

爱女的出世，激起胤礼的雄心壮志，他深觉自己不能再做一名没出息的工人了。

这日胤礼与珍缙抱着孩儿来到了城门之外。

适巧守城门的副将是胤礼以前的部属，他依然对胤礼十分尊敬，还拱揖尊称他一声：“十六阿哥。”

“我已经不是阿哥了。”他苦笑着。

“你可以让我们进去见穆妃娘娘吗？”珍缙被着翻毛斗篷，手抱满月的孩儿。

“当然，十七格格请。”副将下令守役让出路来。

“多谢。”珍缙喜形于色，偕同夫婿，急急走入皇宫。

“慢着！”

燕妃趾高气扬地道：“谁准你们进来的，你们未免也太大胆了。”

“末将见过燕妃娘娘。”守城门的副将佩刀弯礼。

燕妃瞄了他一眼：“你是怎么办事的？不是皇族大臣也放行！”

“这……”副将诚惶诚恐。

珍缙抬高下颚。“燕妃娘娘，胤礼虽已被革除皇子的爵位，可我还是皇上的十七格格，难道本格格和额驸进宫，也不行吗？”

燕妃怒视着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给平民，自然就不是格格了。”

“你不要扭曲事实！”珍缙气道。“我要见皇阿玛，问问他，我还是不是十七格格？”

她愤而推开燕妃，毫不理睬，直直往前走。

“站住！”燕妃气急败坏地大吼。“快拿下他们！”

副将一副战战兢兢，却也不动手捉拿。

胤礼也尾随着珍缙格格进入，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燕妃咬牙切齿地佯地跺脚。可恶的十七格格，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竟然还有脸回来。

慈馨宫

穆妃和珍缙十个月不见，激动得相拥而泣。

“让额娘好好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额娘，我很好，没什么变。”

“不，你胖了呢！可见胤礼对你很好。”穆妃满意地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女婿。

“那是我刚生下孩子，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珍缙把女儿抱给母亲。“孩子取名为雪儿，特地抱回来给额娘看。”“噢，好可爱的孩子，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呢！”穆妃满心欢喜，逗弄着外孙女。“以后你要经常回来，抱小格格给额娘看，省得额娘一个人在宫里闲得发慌。”

“以后我要回宫可能不容易，方才就遇到燕妃阻碍刁难我。”珍缙忍不住抱怨道。

“她敢？你别理她，她没那个权利，我同你皇阿玛说去，你皇阿玛其实也念着你，只是没理由召你们回宫。”

“是吗？”

“现在你们就差一个机缘了，放心，额娘不会让你在外头吃太久的苦。”穆妃慈爱地拂着女儿娟秀的脸庞。

珍缙是她唯一的女儿呵！

她怎么忍心让女儿在外飘零？一定得设法求皇上让珍缡回宫。
探完亲，临别时，穆妃又拿了一些珠宝塞给她，她不肯收。
“留着吧！算是我给小孙女的见面礼。”穆妃婉转地道。
珍缡含泪挥别母亲，穆妃又在胤礼跟前吩咐叮咛了一大串，胤礼恭敬地答：“是。”
短短的相聚，又要分离，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见上一面。
穆妃红了眼眶，目送他们的背影。

第08节

军令急如星火，又有战事。
勤政殿上，康熙一次又一次地召集大臣武将，边疆不知换了多少将首，依然歼灭不了俄罗斯人。
皇上正头痛着，一名面孔熟悉的末将上前禀奏：
“皇上，上回胤礼额驸大败噶尔丹，何不再将额驸召回，共商对敌之策。”
康熙龙心大悦，正中下怀。
“爱卿所言甚是，朕就颁旨召回胤礼。”
皇上心里也是希望胤礼此次能戴罪立功，他也好封赏加爵，免得十七格格一直沦落在外。
穆妃也同他讲过好多次，要他召回女儿。
这下他总算有机会，名正言顺地下旨。
实在不是他狠心，而是皇上难为啊！

当宫里的太监公公飞马来报，宣读圣旨时，珍缡和胤礼又惊又喜，这是他们翻身的大好机会。
桂花嫂正巧也在他们家里头寒暄，一听圣旨到，慌张地伏首跪地，她一个小老百姓哪里看过圣旨，头低得不能再低，混身发颤。
“恭喜十七格格、额驸。”太监公公宣完旨，免不了客套。
“公公一路辛苦了。”
桂花嫂愕然地起身，她耳朵没听错吧！这名宫里来的公公称呼他们为十七格格、额驸？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你是十七格格……”怪不得气质出众。
珍缡笑着对她说：“承蒙你这些日子的照顾，明天我就要回宫去了。”
“格格，你什么时候回来这里？”桂花嫂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责难地自打巴掌，“噢，对不起，瞧我这嘴巴不会说话，你自然是不回来了。”
她眼底有着舍不得的落寞……
“桂花嫂……”珍缡心里很感激她的恩情，于是走到木柜，取出一盒精致的珠宝箱，“这些就全送给你，以后我在宫里也用不着。”这是上次回宫时，额娘给的。
“这怎么可以？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桂花嫂倒是不贪心。
“收下吧！这是我们夫妻的一片心意。”胤礼也插进来说。
桂花嫂拗不过他们，腼腆地接过手，里面全是闪闪发亮的首饰呢！她出嫁时，也没戴这么多金饰。
大概她是好心有好报吧！竟然结识了十七格格这样尊贵的皇亲。
珍缡和胤礼相视一笑，他们都是有恩必报之人。

潇湘阁中，罗帐内，一对男女肱股交缠，浑然忘我地陷溺在原始欲流的激情里。

燕妃酥媚的娇躯迎合他的律动，她像个欲望无穷的女人，渴望吸干他的精华。

男人一阵冲刺后，软趴在她身上，还舍不得离开，握着她的椒乳，意犹未尽。

“你真是天生的尤物，嫁给皇帝那老头，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这个禁军统领哈萨是她的新姘头，虽然他没有胤礼那般英俊出色，但是他爱她，而且识相，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皇上不能给她的热情，她在这男人身上得到了。

燕妃受到雨露滋润，倍显容光焕发，她冶艳地媚笑，纤指划过他的背。

“我也不想枯守在这个深宫啊！不如你带我私奔吧！”

“娘娘，你说笑了……”哈萨脸色骤变，从温柔乡中苏醒。

他流连于花丛，第一次摘花搞到皇帝的女人，已经是色胆包天，哪敢带她私奔？纵使逃出紫禁城，也逃不出大清江山啊！

燕妃看出他的懦弱，嘲讽地道：

“你真是没胆量！肯定是不爱我。”她不悦地呶起小嘴。

哈萨怕美人生气不理他，笑嘻嘻地从背后搂住她。“我怎么会不爱你了？我爱死你了，我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的大掌在她胸前上下其手。

“讨厌！你就是这张嘴甜。”燕妃沉浸在无穷的欲望里，为了挽住这男人，她刻意在皇上面前美言，“对了，你再过不久就要升官了。”

“皇上应允你的话了？”他喜上眉梢，燕妃正是他的垫脚石。

“嗯，你要怎么谢我？”她的手心翻上讨赏。

他暧昧地以舌舐她的手心，爬升至手腕、手臂，逗得她搔痒无比。

“呵……你好坏……”

一副活色生香的春宫图，又再一次展开。

好不容易，珍缙又重返了竹香斋，弯腿的花盆架、八仙桌、太师椅、朱红色油漆地板映着猩红色苏缎椅垫。

雕栏玉砌的红木长窗，新糊的窗纸上的浆糊味还没有褪净，显然是重新布置了。

珍缙满心欢喜地环顾四周。

“还喜欢吧！”穆妃娘娘含笑地前来，还领着六名太监、宫女，他们蹲身齐声请安：

“奴才见过十七格格，格格吉祥。”

“额娘，他们是……”珍缙问。

“他们是皇上新派给你使唤的宫奴。”

“皇阿玛真是皇恩浩荡。”珍缙不由得感激道。

穆妃轻笑，坐了下来。“你不怪你皇阿玛了吧！”

“父女怎么会有隔夜仇呢？”珍缙此次离宫返回，也许是受过磨练，也已为人母，思想行为长大不少。

穆妃都看在眼里。“你皇阿玛是用心良苦，这会儿和胤礼正在御书房商讨国事。皇上只是要你们受点教训，不是真的要赶你们出宫。”

“我知道。”

“胤礼这次出征若能得胜，皇上允诺我，要封他为‘靖远将军’。”

“真的？”她喜出望外。

“是啊！到时候你就是将军夫人了，格格匹配将军，这才说得过去。”穆妃始终希望女儿能在宫廷中抬头挺胸，不会再遭受冷言冷语。

珍缙以为自己苦尽甘来了，胤礼回宫第二天，就身披戎挂，上战场厮杀。

虽然上回与噶尔丹之战，差点让胤礼丢了性命。

但是就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灾厄，使珍缙变得坚强了，她乐观地等待丈夫凯旋归来。

“哐啷！”一只彩釉花瓶，被燕妃扫袖倒地破碎。

“什么事让你气成这样？”哈萨一进门，就看见这等景象。

燕妃忿忿地捶桌。“皇上竟然不听我的话，让十七格格回了宫！”

“你很讨厌十七格格？为什么呢？她哪里得罪你了？”哈萨不了解前因后果。

燕妃不便启齿，余怒未消地道：“反正我就是看她不顺眼，这丫头仗着她是皇格格，多次在言语上冒犯我。”

“有这回事。”哈萨挑起眉，却不放在心上，十七格格和她的恩怨，他才懒得管，一心只想找美人风流快活。

“皇上愈来愈老眼昏花了……”燕妃嘟哝着。

“别气了，生气会长皱纹的。来，让我帮你消消火气……”他亲吻着她的鬓发、脸颊、蜿蜒至雪白的颈项，大掌抚摸着她的丰胸，解开了斜襟的梅花扣……

燕妃有意报复皇上，对哈萨的求欢，不予以拒绝，反而攀附住他雄壮的身体，两人调情逗趣地滚到了床榻……

哈萨扳开她的双腿，俯身低舔着她茂密的花园，再邪肆地以两指长驱直入，不断地在花褶里翻搅，抽出更多的蜜汁……

燕妃扭动双臂，忘情地吟哦……

跟哈萨在一起，她得到了被爱的快乐，因为皇上不可能这样令她舒服，只会要求她服侍他、取乐他。

她攀住他的颈子，迎合他的占有，灵魂飘出了身心……

她叫得更放浪形骸，无法自抑。

天气燥热得令人难受！珍璃揭着罗扇，走到竹香斋的一片阴凉处。

她拭着汗巾，不由得耳朵一竖。

哪来的猫叫春？

咦！这声音不像猫叫，反而像人……

人与人交媾时，发出的愉悦声音。

她凝神辨别这声音，是从隔壁的潇湘阁传出来的。

是皇阿玛和燕妃在寻欢作乐吗？

她闷着头，虽然她已为人妇，但是听见这种勾动人心的呻吟，还是会脸红心跳。

而且燕妃叫的酥媚入骨，仿佛承受了多威猛的冲击。

皇阿玛年事已高，有可能令燕妃如此消魂蚀骨吗？

她怀疑地走进潇湘阁，奇怪了，怎么没半个宫奴守在门外，照道理而言，皇帝临幸妃子，每次都有太监公公掌笔记录。

珍璃附耳窃听，却听见房里的男人在说：

“你这个小荡妇，我要把你蹂躏死！”

那声音分明不是皇上，皇上也不可能说这样粗色的情话！

她心口一惊，莫非燕妃娘娘偷汉子！

有可能，她连胤礼都敢勾引了。

到底那个男人是谁？连皇上的妃子也敢碰！

她决定看清楚，好在皇阿玛面前告状！

珍璃在纸门上挖了个小孔，以单眼窥之。

屋里头，两具赤裸的胴体交缠着，欲仙欲死地翻云覆雨。

是禁军统领哈萨！她看到男人的面孔。

她倒抽一口气，太可怕了，哈萨可以说是父皇的亲信，他竟然敢做出这种事？

皇阿玛竟然一点也不知情。

太过分了，她一定要去禀告皇阿玛。

珍璃匆匆转身，走得很急，深怕被他们发现，却不小心绊倒走廊上的盆景，她轻叫出声，慌张地掩口。

“是谁？”屋里头的人警觉，披衣夺门。

哈萨看见一名粉橘裙钗的背影，害怕事迹泄露，紧急快步跃身，追上她，往她颈背重重一击。

珍璃遭受重击，晕厥倒地。

燕妃也整装追出，吓得花容失色。

“是十七格格，糟糕了，她肯定会说出去。”

“那怎么办？”哈萨万分惊恐，万一皇上知道了，他一定会被砍头。

燕妃咬着牙。“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她。”

“杀害十七格格……使不得吧！”哈萨面如土灰，他是好色，可还不敢做出这样死罪的坏事。

“事到如今，你不能心软，否则死的人就是我们。”燕妃目光狠毒地逼迫他。

“这……”哈萨六神无主，方寸大乱。方才的激情缠绵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真是后悔莫及，干嘛招惹上皇帝的女人？

“先把她拖进去，等晚上再动手。”

掌灯时分，穆妃娘娘召爱女一同用膳，竹香斋的宫女这才发现十七格格失踪了，上上下下找遍皇宫每个角落，也不见格格踪影。

“宫中戒备森严，珍缙好端端地怎会不见？”康熙闻讯，前来质问。

“奴才该死，奴才真的不知道格格会上哪儿去。”六名宫女、太监吓得跪地，齐声道。

穆妃忧心如焚。“皇上，臣妾今天眼皮直跳，就感觉有不祥的预兆，珍缙才回宫不久，她不可能私自出宫，一定是发生什么意外了。”

“去！去把格格找回来，多调些人手一起找。”康熙挥着黄袖。

“喳！”所有的宫奴全出动寻找。

康熙烦躁地剪手踱步，穆妃也如坐针毡，心系爱女的安危。

另一头的潇湘阁，宫女把消息传回来。

燕妃神色极不自然，慌乱地说：“你们也出去帮忙找十七格格。”

“是。”

遣去了奴才，燕妃焦急地进入偏室。

珍缙格格这会儿被五花大绑，全身无法动弹，口里还被塞着棉布，只能呜呜地发出微弱的呼声。

“不好了，现在连皇上都知道十七格格失踪了，外面宫奴正奉命寻找，我们也没法把她弄出去。”燕妃对哈萨说。哈萨比她更紧张，颤抖地说：“这下完了……我们会被砍头的……”

“谁会被砍头？你少自己吓自己，没用的家伙！”燕妃斥道。

尽管心中也慌乱无比，可是她绝不向命运妥协。

“可是现在怎么办？”哈萨此时骑虎难下，只有听命燕妃的摆布。

“想要活命，就得镇定点。”燕妃试着让情绪沉着下来，思考应对之策。

“呜……呜……”珍缙手脚被缚，口不能语，咿咿啊啊地发声抗议。

眼前这两个奸夫淫妇，不知要想什么法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她。她得赶紧设法脱困，否则真的会死在他们手中。

“你给我安分点！”燕妃过去伸手掴她巴掌，她的两颊被打得红肿。

珍缙含怒的眼神，心有不甘地回瞪她。

“臭丫头，你还敢瞪我，找死啊！我就成全你，等你深了，把你扔到河里，淹死你！”燕妃阴险地吓唬她。

珍缙不寒而栗，身子畏缩，退到墙角。

“哈……怕了吧！看你还如何刁蛮，胤礼现在人在战场，等他回来，也来不及救你了。”燕妃嚣张地笑。

胤礼！

珍缙在心中呼喊夫君的名字，希望他能感应到。

可是她也知道，远在天边的他，是不可能及时赶来救她，她恐怕是难逃一死了。

可怜她的女儿，尚在襁褓，就要失去母亲。

她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外面的宫奴找了她一整晚，依然没有下落。

这是当然的了，谁会料到她被燕妃所擒困。

看来没有人可以救得了她，除了她自己。

珍缙趁着燕妃和哈萨累得打盹时，努力地将被捆绑于背后的手的绳结打开，可是这结打得

牢，她试了好久，只能松开一点点。

她咬紧牙关，为了生存，磨破了手皮，渗出血来，也不放弃地继续解结。

这还得小心，不发出声音。

三更天的时候，燕妃先醒过来，拍了一下哈萨的背。

哈萨做坏事心虚，吓得跳了起来。

“嘘！”燕妃以眼神警告他，他慌张地待命。

“可以出去看看了。”燕妃交代他把珍缙装进麻袋，自己打先锋，探头察看状况，再挥手叫他跟上来。

珍缙在黑漆漆的麻袋里，觉得呼吸困难，所幸她已经成功地解开绳索，却装作仍被捆绑的样子，蒙骗过他们的眼睛。

夜晚，仍有禁卫军来回查巡，可是哈萨身为禁军统领，很清楚编派的时辰表，刻意绕着小径，错开巡视，悄悄地把珍缙格格扛到御河边。

“快把她丢下去。”燕妃轻声催促。

哈萨也是被逼急了，为了保命，他狠心地把麻袋抛进深不见底的黑潭。

本来想亲眼见麻袋沉下去，可是却听见 的脚步声。“有人来了，快走。”

两人赶紧遁入夜色，匆匆离开现场。

珍缙在麻袋里挥舞着手脚，袋口没有结绳，注定她命不该绝，她终于破袋而出，幸好她谙水性，游浮出水面。

溅起的水花声，引起两名太监的注意，他们正是竹香斋的人，因为担心十七格格，乃彻夜不眠不休地继续寻找。

“什么东西在河里？”太监纳闷地把提笼一照。

不得了了，是格格呢！十七格格在水里载浮载沉……

“十七格格！”他们大喊。

“快救我上去。”珍缙虚弱地朝上喊道。

“是。”两名太监合力拉上格格。

总算逃过一劫，虽然惊险！但幸好平安无事。

珍缙孱弱地躺在慈馨宫中，穆妃娘娘为爱女覆上软被，眉宇之间流露出关爱，担心受怕了一整天，幸亏老天有眼，捡回了珍缙一条小命。

皇上坐在一旁，听完珍缙的描述，脸色铁青，怒气腾腾。

“燕妃竟然会背叛朕？枉费朕对她那么好，她实在是不知足！”康熙大声咆哮，“哈萨更是罪不可赦，勾引了朕的妃子，杀害十七格格，朕要定他们死罪。”他传令道：“来人，把燕妃娘娘和统领哈萨抓起来。”

“喳！”

皇宫中立刻掀起一阵狂涛，步履急促，禁军侍卫提着矛刀，踏得回廊吱吱作响。

燕妃和哈萨措手不及，被卫兵团团围住。

他们面色惊惶，知道大势已去，吓得腿软……

翌日朝殿上，皇上怒不可遏，下旨推出午门斩首。

两人呼天抢地，终究难逃一死。

混乱的宫廷，在他们哀嚎一声后，慢慢被复清静……

第09节

大清旗帜飘扬，由胤礼率领的军队，不负众望，凯旋而归。

百姓夹道欢呼，举国沸腾。

一片升平景象，康熙站在高高的城楼，面露欣喜。

胤礼实在是文韬武略，不可多得的将才，若能留他在身边，对大清有很大的助益。康熙在勤政殿表扬功臣，策封胤礼为“靖远将军”，赐予府邸，并承认他与珍缙的婚事，重新筹办隆重的婚礼。

胤礼兴冲冲地回到竹香斋。

珍缙正抱着孩子等待他，两人多月不见，相逢时难免激动、哽咽。

“苦了你了……”胤礼深情地望着她。

“恭喜你成功得胜。”她凝视着他，眼里柔情万千。

“一切都是为了你。”在战场，几次都凭着惊人的意志力，和死神搏斗。

“胤礼……”她投入了他的胸膛，怀中的女儿夹在两人中间，瞪大了黑白分明的眸子。

“雪儿愈来愈像你了。”胤礼高兴地抱住女儿。

雪儿竟不认得亲爹了，怕生地哭起来。

“雪儿乖，他是阿玛呢！你忘了吗？”珍缙安抚着女儿。

雪儿瘪瘪小嘴，含泪的眸子打量着眼前魁梧的男人，像是在研究一样。

胤礼随手拿起一个铃鼓，逗着她玩。“雪儿、雪儿……”

女儿咯咯地发笑，伸出小手要抢走铃鼓。

胤礼把铃鼓给她，她开心地把玩。

“雪儿，额娘教你看见阿玛，要喊什么？”珍缙每天都在教她。

雪儿踉跄了一下，腼腆、小小声地发音：

“阿……玛……”

“雪儿真聪明，会叫人了呢！”胤礼乐得合不拢嘴。

想不到一转眼，他的女儿都长这么大，也会开口学说话了。

“她呀！比我小时候还调皮！”珍缙忍不住笑道。

“这是遗传嘛！以后你有的忙了。”胤礼亲昵地搂着爱妻的腰。

“你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好多事……”珍缙把燕妃的事，钜细靡遗地告诉了他。

胤礼听得胸口急剧起伏，珍缙居然差点被害死了！

他极度不安地拥住她。“以后就算我上场打仗，你也得跟着我。”

“你还要去打仗啊？”她睁着惶恐的眸子。

“短时间应该不会，现在边疆都太平了，但是皇上封我为‘靖远将军’，以后有战乱，还是会派我去。”

“那你别做将军了，咱们再跟桂花嫂做邻居。”

“我怎么可以再让你吃苦呢？你放心，你夫君我是九命怪猫，没那么容易死。”

“不许你说这个字。”她的纤手抵住他的唇，他趁机攫住她柔软的手，往自己面颊贴去。

“想不想我？”

“恶心，女儿都这么大了，还说这个。”她害羞地垂首。

“我们再生一个嘛！”他不放过她，凑近她的耳鬓啄吻，低声道：“叫奶娘把孩子抱走。”

“不要啦！”珍缙笑躲，欲拒还迎。

“可以啦！”他昂藏的身躯覆上她的娇胴。

雪儿被冷落在一旁，呆呆地望着父母深情缠绵……

她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嘛！

孩子是很健忘的。

非礼勿视哦！亲爱的小女儿。

胤礼抓下了床帷两边的挂幔，遮住一片春光……

将军府特聘良工巧匠，凿池叠石，兴建琼楼华宇，落成之日，也是十七格格正式下嫁靖远将军的吉辰。

将军府车马盈门，宾客络绎不绝，好不风光。

珍缙头覆红巾，喜不自禁，她总算苦尽甘来，成为他真正的妻子。

虽然她和胤礼已是夫妻，但是尚未正式成亲，仍有所遗憾。

皇阿玛体恤她，慎重地筹备婚礼。

她终于如愿以偿，穿着大红嫁裳，由人抬着花轿，一路哨呐吹奏，嫁给了胤礼。

心中头一次当新娘的她，掩不住心中的喜悦，偷偷地揭开红巾，瞄了一眼新房华丽的布置，暗暗窃笑。

胤礼微醺地进来了，她连忙放下红巾，正襟危坐。

“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恭祝将军和格格百年好合，恩爱不渝。”奴婢们齐声蹲身祝贺。

胤礼心情大好，赏了奴婢碎银，挥手道：“下去吧！”

“是。”奴婢们纷纷鱼贯而出，把门带上。

龙凤喜烛高高燃烧，映照着室内祥光通红。

“让你久等了，亲爱的娘子。”胤礼取下锦缎上的玉秤，挑起她的红巾。

珍璃双颊泛着酡红，一双秋眸依然清丽如昔。

两人回首尘烟往事，这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真是不简单，因为其中风波挫折不断，若不是因为彼此有真爱，很难结缡成夫妻。

如今他们不但能相守在一起，还印证了慧安师父说过的话，他们是一对福禄鸳鸯。

他的唇温柔地覆上她的，细细地品味，像是回忆两人的初吻，那么深深地爱恋……

她回应他的吻，香嫩的小舌缠住他的贝齿，久久不愿分开，印下生生世世不悔的盟约……

“我爱你……”她轻轻溢出。

“我也是……”他深情的眸子牢牢锁住她清丽的脸蛋。

幸福得来不易，重见光明的他们格外珍惜。

这辈子不离不弃，永生相随。

—全书完—